

國語辨音

嚴工上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語辨音編輯大意

有些學過注音字母的人，對於字母和拼音，都能彀讀得很準確。但是說起話來，或是讀起沒有注音的書來，就不免有多少的錯誤。這是因為不記得審定的國音而讀他自己方言相同的字音的緣故。這種錯誤，恰和各處人寫各處的別字是一個道理。比方：

北京，開封，天津，濟南，武昌，安慶，蕪湖，廬州，太平，甯國，鎮江，崇明，江蘇的江北（從南通一直到淮陰）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台州，溫州，和北幾省

大部分，舌齒阻齊撮兩呼的字，都讀舌前阻的齊撮呼；所以〔焦〕讀〔交〕，〔精〕讀〔京〕。這些地方的人寫起別字來，或許寫〔焦〕作〔交〕，寫〔精〕作〔京〕；或是寫〔交〕作〔焦〕，寫〔京〕作〔精〕。

還有地方學過國音國語的人，大半也知道字音有這類的區別，可又不知道那個字應當讀那個音，心中懷疑，不能毅然決定，甚至於有矯枉過正的弊病，把〔交〕字也讀做〔焦〕，把〔京〕字也讀作〔精〕。

像這類的錯誤，非常之多。以上不

過是舉一个例。若想免掉這種錯誤，非在「字音」上痛下功夫不可。可是強記單字，枯索無味，並且平日若沒有做過聯貫的練習，到應用的時候就免不了錯誤。我因此想了一個練習分辨字音的法子，就是：

把方音相同而國音不同的字，嵌在語句或篇段裏面。這樣子教牠們羅列眼前，可以引起人家觀察，比較就是在記憶和練習上，也比較的要容易些。

這本書就是依照這樣法子編的。

還有些人對於字音卻沒甚麼大

錯，可又聲調欠圓，語氣不妥。或是字
字讀實，當輕不輕；或是句句平拖，當
重不重：這是因為沒有研究[語調]和
[語氣]的緣故。因此本書字字注音，點
聲，並且標出「重讀」，「輕讀」各種符號；
教人家依着讀了，自然口脣悉合。即使
沒人口授，也可以拏這本書自修。

例言

中 , 卫 兩系的字的區別	(1—43)
4 和卫	1
4 , 卫 和么	3
4 ㄛ和卫 ㄛ	5
< ㄛ和ㄔ ㄛ	6
ㄒ ㄛ和么 ㄛ	6
4 ㄞ和卫 ㄞ	6
4 ㄠ和卫 ㄠ	7
4 ㄡ和卫 ㄡ	8
4 ㄩ和卫 ㄩ	10
4 ㄣ, 卫 ㄣ, 4 ㄥ, 卫 ㄥ和卫 ㄣ	13
4 ㄤ和卫 ㄤ	18
< 和ㄔ	19
< ㄕ和ㄔ ㄕ	21
< ㄠ和ㄔ ㄠ	21
< ㄡ和ㄔ ㄡ	23
< ㄩ和ㄔ ㄩ	24
< ㄣ, ㄔ ㄣ, < ㄥ和ㄔ ㄥ	27
< ㄤ和ㄔ ㄤ	29
ㄒ 和么	30
ㄒ ㄕ和么 ㄕ	33
ㄒ ㄠ和么 ㄠ	33
ㄒ ㄡ和么 ㄡ	35
ㄒ ㄩ和么 ㄩ	36

丁ㄣ, ㄉㄣ, ㄉㄥ, ㄉㄥ和ㄉㄤㄣ	38
ㄉㄤ, ㄉㄤ, 和ㄉㄤ	42
ㄉㄣ, ㄉㄥ兩系的字的區別	[44—56]
ㄉㄤ和ㄉㄤ	44
ㄉㄤ世和ㄉㄤ世	46
ㄉㄤㄣ和ㄉㄤㄣ	47
ㄉㄤ和ㄉㄤ	47
ㄉㄤㄢ和ㄉㄤㄢ	49
ㄉㄤ和ㄉㄤ	50
ㄉㄤ世和ㄉㄤ世	52
ㄉㄤㄢ和ㄉㄤㄢ	52
ㄉㄤㄣ, ㄉㄤㄣ, ㄉㄤ和ㄉㄤ	54
ㄉㄧ, ㄉㄧ, ㄉㄧ三音的字和ㄉㄣ, ㄉㄥ, ㄉㄤ三音的字的區別	[57—60]
ㄉㄧ和ㄉㄤ	57
ㄉㄧ和ㄉㄤ	59
ㄣ, ㄥ兩韻的字的區別	[61—83]
ㄣ和ㄥ	61
ㄉㄣ, ㄉㄥ和ㄉㄨㄥ	62
ㄇㄣ, ㄇㄥ和ㄇㄨㄥ	64
ㄔㄣ和ㄔㄨㄥ	65
ㄨㄣ和ㄨㄥ	67
ㄉㄨㄣ和ㄉㄨㄥ	68
ㄉㄨㄥ和ㄉㄥ	70
ㄍㄣ和ㄍㄥ	71

ㄔㄣ和ㄔㄥ	72
ㄏㄣ和ㄏㄥ	73
ㄓㄣ, ㄓㄨㄣ, ㄔㄨㄣ, ㄓㄥ and ㄔㄥ	74
ㄧㄣ, ㄧㄨㄣ, ㄔㄨㄣ and ㄧㄥ	77
ㄞㄣ, ㄞㄨㄣ, ㄙㄨㄣ, ㄞㄥ and ㄙㄥ	80
ㄅㄣ, ㄅㄥ, ㄤㄣ, ㄤㄥ, ㄦㄨㄣ, ㄦㄨㄥ, ㄩㄨㄣ, ㄩㄨㄥ	
ㄞㄥ, ㄤㄥ and ㄔㄥ十音濁聲字的區別	[84—87]
ㄧㄣ, ㄧㄥ兩韻的字的區別	[88—105]
ㄉㄧㄣ和ㄉㄧㄥ	94
ㄉㄧㄣ和ㄉㄧㄥ	96
ㄉㄧㄣ和ㄉㄧㄥ	99
ㄉㄧㄥ	100
ㄉㄧㄥ	101
ㄉㄧㄣ和ㄉㄧㄥ	103
ㄞ, ㄉ, ㄤ, ㄦ四韻的字的區別	[106—129]
ㄞ	106
ㄉㄚ, ㄉㄞ, ㄉㄉ and ㄉㄢ	106
ㄉㄞ, ㄉㄉ, ㄉㄢ, 和 ㄉㄉ	108
ㄉㄞ, ㄉㄉ and ㄉㄢ	109
ㄉㄞ, ㄉㄞ and ㄉㄢ	111
ㄉㄞ, ㄉㄞ, ㄉㄢ and ㄉㄢ	113
ㄉㄞ, ㄉㄞ and ㄉㄢ	116
ㄉㄞ, ㄉㄞ and ㄉㄢ	118
ㄏㄞ and ㄏㄢ	119
ㄓㄞ, ㄓㄞ, ㄔㄞ, ㄔㄞ and ㄔㄢ	120

4 國 語 辨 音 目 錄

ㄔㄎ, ㄔㄨㄕ, ㄔㄨㄕ和ㄔㄉ	122
ㄔㄎ, ㄔㄨㄕ, ㄔㄨㄕ, ㄔㄨㄕ, ㄔㄉ和ㄔㄉ	124
ㄔㄎ, ㄔㄎ, ㄔㄨㄕ, ㄔㄨㄕ, ㄔㄉ, ㄔㄉ和ㄔㄉ	125
ㄔㄎ, ㄔㄨㄕ, ㄔㄨㄕ和ㄔㄉ	126
ㄓㄎ, ㄓㄎ, ㄓㄨㄕ, ㄓㄨㄕ, ㄓㄨㄕ, ㄓㄉ, ㄓㄉ和ㄔㄉ	127
ㄓㄎ, ㄓㄎ, ㄓㄨㄕ, ㄓㄨㄕ, ㄓㄨㄕ, ㄓㄉ, ㄓㄉ和 ㄓㄨㄉ	128
ㄨ, ㄩ, ㄨㄩ三韻的字的區別	[130—140]
ㄔㄨ, ㄔㄨㄩ, ㄔㄨㄩ和ㄔㄡ	139
ㄔㄨㄩ和ㄓㄨ	140
ㄧ, ㄒ兩系的字的區別	[141—146]
ㄧ和ㄒㄧ	141
ㄧㄺ和ㄒㄧㄺ	142
ㄧㄝ, ㄒㄧㄝ, ㄧㄤ和ㄒㄧㄤ	143
ㄧㄣ, ㄒㄧㄣ和ㄒㄧㄥ	145
不加聲母合口呼的濁聲字和加 ㄭ 母開合兩呼的濁 聲字及加 ㄏ 母合口呼濁聲字的區別	[147—153]
ㄨ和ㄏㄨ	147
ㄨ和ㄏㄨ	147
ㄨㄕ, ㄏㄨㄕ, ㄨㄕ和ㄏㄨㄕ	148
ㄨㄕ和ㄏㄨㄕ	150
ㄭㄉ和ㄨㄉ	151
ㄨㄉ和ㄏㄨㄉ	151
ㄨㄣ和ㄏㄨㄣ	152
ㄨㄉ和ㄏㄨㄉ	152

ㄨ尤和ㄩ尤	153
濁聲字屬於ㄍㄨㄫ,ㄎㄨㄭ兩音字的區別	(154—155)
ㄠ韻濁聲字加ㄓ,ㄔ,ㄕ,ㄕ各聲母的區別 [156—157]
ㄢ韻濁聲字加ㄤ,ㄤ,ㄤ,ㄤ各母的區別 [158—159]
ㄤ韻濁聲字加ㄤ,ㄤ,ㄕ,ㄓ,ㄔ,ㄕ各母的區別 [160—162]
ㄓ,ㄔ,ㄕ,ㄕ五音入聲字的區別	(163—165)
ㄩ,ㄩ,ㄩ三系的字的區別 [166—173]
ㄩ,ㄩ和ㄩ	166
ㄩ,ㄩ和ㄩ	167
ㄩ,ㄩ和ㄩ	168
ㄩ,ㄩ,ㄩ,ㄩ和ㄩ	169
ㄩ,ㄩ,ㄩ,ㄩ和ㄩ	171
ㄩ,ㄩ和ㄩ	172
ㄩ,ㄩ兩系開合兩呼的字的區別 [174—182]
ㄩ,ㄩ	174
ㄩ,ㄩ,ㄩ,ㄩ	175
ㄩ,ㄩ	176
ㄩ,ㄩ	178
ㄩ,ㄩ	178
ㄩ,ㄩ	180

ㄅㄨㄣ, ㄅㄨㄣ和ㄅㄥ	181
ㄆ, ㄊ 兩韻入聲字的區別	[183—195]
ㄅ和ㄊ	183
ㄉㄊ和ㄉㄊ	185
ㄉㄊ和ㄉㄊ	185
ㄇㄊ和ㄇㄊ	186
ㄉㄊ和ㄉㄊ	186
ㄔㄊ和ㄔㄊ	188
ㄉㄊ和ㄉㄊ	188
ㄕㄊ和ㄕㄊ	189
ㄎㄊ和ㄎㄊ	191
ㄊㄊ和ㄊㄊ	191
ㄎㄊ和ㄎㄊ	191
ㄎㄊ和ㄎㄊ	193
㄂ㄊ, ㄂ㄊ, ㄂ㄊㄊ和ㄎㄊ	193
ㄆ, ㄓ, ㄔ 三系的字的區別	[196—206]
ㄆ, ㄓ和ㄔ	196
ㄎ, ㄉ和ㄉ	200
ㄎ, ㄉ, ㄝ, ㄉ, ㄉ和ㄔ	201
ㄆ, ㄂, ㄓ, ㄝ, ㄓ和ㄝ	202
㄂, ㄝ, ㄝ和ㄝ	204
ㄉㄉ, ㄉㄉ 兩音的字的區別	[207—208]
ㄏㄨㄚ, ㄒㄧㄚ 兩音的字的區別	[209—210]
ㄞ, ㄞ 兩韻的字的區別	[21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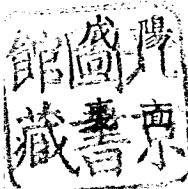
ㄤㄢ, ㄤㄢㄤㄤㄢ	211
ㄍㄢㄢㄢㄢ	211
ㄤㄢㄢㄢㄢ	213
ㄤㄢㄢㄢ	214
ㄩ, ㄨㄩ兩韻屬於舌頭, 舌葉, 舌齒三阻的字的區別	(215—220)
ㄩㄩ, ㄩㄩㄩ和ㄩㄩㄩ	215
ㄓㄩ, ㄔㄩ, ㄓㄩㄩ和ㄔㄩㄩ	216
ㄔㄩ, ㄔㄩ, ㄔㄩ和ㄔㄩㄩ	217
ㄔㄩ, ㄔㄩ, ㄔㄩ, ㄔㄩ和ㄔㄩㄩ	218
不加聲母的齊齒呼字和加ㄤ母或ㄤ母開口呼的字 的區別	(221—222)
ㄩㄩ和ㄤㄩ	221
ㄤㄤ, ㄤㄤ, ㄤㄤ和ㄤㄤ	221
ㄤㄤ, ㄤㄤ和ㄤㄤ	222
ㄩ, ㄩㄩ, ㄩㄩ三系的入聲字的區別	(223—224)

例言

𠂇。這本書裏面凡是方音相同而國音不同的字，都用「粗體字」排出，以醒眉目。

𠂇。本書五聲的點法是：陰平無號，陽平用“／”，上聲用“＼”，去聲用“＼＼”，入聲用“＼＼＼”，加在字母之上。

𠂇。在一个語句或是一个詞類裏邊有兩個以上的上聲字連着，只有末一个上聲字是讀上聲，其餘的上聲字，都因為語調的變化，讀平，這叫做「變聲」。這本書凡遇着應當「變聲」的字，



運點陽平，並不另外做符號。請讀的人注意！

(例) 「左 手」，「請 酒」，「儘 管 走」，「我 想 洗 澡」，「老 老 小 小」，「你 想 洗 澡 嗎？」，「我 也 可 以 走 了」。

二、兩個上聲字相連，若末一个上聲字應當輕讀，那麼上邊那個上聲字就仍舊讀上聲。

(例一) 疊字的詞類：像「姐 姐」，「嬪 嬪」，「癢 癢」。

(例二) 在附動詞「了」字或決定助詞「了」字上邊的字：像「洗 了 澡」，「打 了 酒」，「醒 了」。

「走了」。

(例三) 附「子」字做語尾的名詞：像「椅子」，「戲子」，「領子」。

万。句語裏頭有些字，讀起來只可輕輕帶過，不可和別的字讀得一樣重。讀重了就失了語勢。這類「輕讀」的字，分不出五聲來，這本書裏對於這類的字，就不點聲，但在第一个注音字母上方加一个符號「一」，舉來表示牠。這是英文書上舊式注音的例：凡是輕讀的元音，就在那字母上加這個符

號「一」像 bēlōw'; hōtēl'; mǎn'āgę.

(例一) 表進行的附動詞的「着」字：

像「戴着一頂高帽子」，「他
在那兒坐着」。

(例二) 表指定的決定助詞「的」字：

像「這不是好的」「也有這
個樣子的」。

(例三) 聯接代名詞「的」字：像「這

本書的內容」，「高大的房屋」
「會飛的動物」。

(例四) 不定指的指示代名詞「的」

字：像「有的好，有的不好」。

(例五) 形容詞語尾的「的」字：像

「慢慢的」，「輕輕的」，「仔仔細
細的」。

(例六) 地位副詞語尾的「的」字：像
「遠遠的」。

(例七) 名詞別稱的「个」字：像「這
个人」，「那个橘子」，「那个是
你^的？」，「一个凳子」，「洗了不
燥」，「這些个」，「剃了个頭」。

(例八) 名詞語尾的「子」字：像「桌
子」，「凳子」，「椅子」，「籜子」，「^坐
裙子」，「兒子」，「孫子」，「膀子」，
「桃子」，「李子」，「驕子」，「傻子」，
「樣子」。

(例九) 名詞語尾的「兒」字：像「花兒」，「小瓶兒」。

數量形容詞語尾的「兒」字：像「一點兒」。

(例十) 時期副詞語尾的「兒」字：像「一會兒」。

(例十一) 地位副詞語尾的「兒」字：
像「這兒」，「那兒」，「那兒」。

(例十二) 名詞語尾的「頭」字：像
「指頭」。

(例十三) 地位副詞語尾的「頭」字：
像「上頭」，「下頭」，「裏頭」，「
外頭」，「前頭」，「後頭」，「東頭」，

「^{ㄐㄧ}_ㄅ頭」，「^{ㄓㄧ}_ㄅ頭」，「^{ㄉㄧㄢ}_ㄅ頭」。

(例十四) 表示方位的名詞「裏」字：

像「^{ㄐㄧㄚ}_ㄅ家裏」，「^{ㄨㄩ}_ㄅ屋裏」，「^{ㄔㄤ}_ㄅ箱子里裏」，
 「^{ㄉㄤ}_ㄅ肚裏」，「^{ㄉㄤ}_ㄅ手裏」，「^{ㄉㄤ}_ㄅ井裏」。

(例十五) 疊字詞類的下一字：像

「^ㄈ_ㄅ爸」，「^{ㄉㄚ}_ㄅ媽」，「^ㄉ_ㄅ爺」，「^{ㄉㄤ}_ㄅ太太」，
 「^{ㄉㄤ}_ㄅ奶奶」，「^{ㄉㄤ}_ㄅ娘娘」，「^{ㄉㄤ}_ㄅ伯伯」，「^{ㄉㄤ}_ㄅ叔叔」，
 「^{ㄉㄤ}_ㄅ姐姐」，「^{ㄉㄤ}_ㄅ妹妹」，「^{ㄉㄤ}_ㄅ哥哥」，「^{ㄉㄤ}_ㄅ弟弟」，
 「^{ㄉㄤ}_ㄅ老老」，「^{ㄉㄤ}_ㄅ試試」，「^{ㄉㄤ}_ㄅ嘗嘗」，「^{ㄉㄤ}_ㄅ量量」，
 「^{ㄉㄤ}_ㄅ稱稱」。

(例十六) 連詞，形容詞，副詞裏的

「麼」字：像「^{ㄉㄤ}_ㄅ那麼」，「^{ㄓㄧ}_ㄅ這麼」，
 「^{ㄉㄤ}_ㄅ怎麼？」，「^{ㄉㄤ}_ㄅ甚麼？」。

(例十七) 代名詞或名詞的「們」字：

像 「我們」，「你們」，「他們」，
 「孩子們」，「先生們」。

(例十八) 指示形容詞的「些」字：像

「這些」，「那些」。

(例十九) 表可能的附動詞「得」字：

像 「走得快」，「說得好聽」。

ㄉ。語句裏面有應當「重讀」的字，是教人聽了知道這句話的意思着重在甚麼上頭，凡是這類的字，本書是仿照萬國音標的例，在重讀的字母前面加一個重讀符號「'」。

六。本書每一段裏面嵌着應當辨別的字，都是同一種類的。同一種類裏面，又有分成數段的。段的排列，是依字母和等呼的次序；句的排列，是依五聲的次序。

國語辨音

[ㄞ] [ㄞ] 兩系的字的區別

(東三省，北京，天津，直隸全省——除正定、趙州舊屬各縣和安國，——開封，濟南，濟寧，武昌，沙市，江蘇的淮、揚、通、鎮舊屬各縣，安徽的安慶、廬州、潁州各縣，鳳陽、鳳臺、績溪、黟縣、甯國舊屬各縣，浙江的杭州、溫州、處州以及福建，廣東，廣西全省，湖北大半部分都應當特別注意)

[ㄞ] 和 [ㄞ]

計霽村說薑菜燉雞好吃。我昨天
買了一隻肥雞，就如法炮製：擋了些
薑菜在雞裏燉；我細細的咀嚼，果然
別有風味。

今天街上非常的擁擠。我自己擠得過去，就怕我兄弟擠不過去。你看我擠過好幾間門面來了，我兄弟還在後頭，沒擠上來。

他一心想排擠人家，沒顧自己；如今自己倒被人家排擠出來了：這叫做「弄巧反拙」。

自此地人才濟濟。你在这裏，真得自己步步留神。不然，恐怕待不了幾時，就要受人家排擠了。

直隸薊縣有個村，那人過年四季不生病。我記得去年病了，吃了藥就好了。

那個人很吃了。那一番辛苦，現在這並非現
 事，收太微，他雖然不計較這。那個人很吃了。
 我卻想給他一個好事，調劑劑。他。我們祖父忌日的祭祀，每年總能得
 繼續着辦。我哥哥若是寄來的錢少，也是無濟於事。

新舞臺明天的戲，不但錯：有桑園寄子，孫夫人祭江，惠明寄書，白狀元祭塔，還有濟公活佛第十四本：這都是他家的擎手戲。咱们明天一塊兒去看，好不好？

[四|一][下|一]和[么|一]

二年級生的積分已經算好了，三

年級生的積分還沒算哩。
 昨天我到積穀倉裏去，剛開門，就聽見許老鼠急得唧唧的叫。
 我急著要到方的地，古蹟請你明天同我一起去，不可以？
 四年級裏頭要算周吉雲，成績最周吉雲，現在就接家裏來了。
 的急信，即刻就動身回去了。
 我大前天趁了船到席家集，去。
 看個親戚，看見那兒趕集，真多；他極了！席先生家裏藏書，極多；他朝夕和書在一個兒，不覺得喜，就好讀書，習慣，學問，就一天長進。

一 却 我 是 萬 不 及 他。

請 你 幫 着 我 抱 這 些 文 集, 詩 集, 攤
在 這 涼 席 上 瞳 曨! 我 一 个 人 實 在 來
不 及.

[ㄔㄧㄢˋ] 和 [ㄕㄧㄢˋ]

爵 有 三 隻 脚.

吃 東 西 總 得 細 嚼 慢 嚥. 若 不 細 細
的 嚼 爛 了, 非 但 於 衛 生 有 礙, 並 且 覺
不 着 味 道 的 好 壞.

牛 的 腳 和 馬、驢 子、驥 子 的 腳 都 差
不 多. 都 是 叫 做 蹄, 不 過 牛 頭 上 有 角,
馬、驢 子、驥 子 沒 有 角. 你 看! 那 隻 牛 在
那 兒 吃 草, 草 到 嘴 裏, 只 稍 微 嚼 一 嚼,

就聽下去了。

那个權運局的局長，聽說他父親
是前清一个伯爵。

[ㄅㄧㄢ]和[ㄅㄧㄤ]

喜鵲叫起來，的確和麻雀不同。卻
也不見得比烏鵲好聽。

[ㄒㄧㄤ]和[㄂ㄧㄤ]

張學成！我叫你削个梨皮，怎麼都
削不來啊？削不來，你就得學啊。

[ㄅㄧㄤ]和[ㄎㄧㄤ]

那個孩子有幾句書看不明白，問
他姐姐，他姐姐就詳詳細細的解說
給他聽。

「謝」小「姐」現「在」在「醫」學「校」解「剖」學。
女文
「戶」是「外」國「向」中國「租」借「的」地「方」，都

叫「租」界。

「你」沒「錢」可「以」問「我」借，「我」沒「錢」也「許」
「問」你「借」。咱們「不要」分「界」限「才」好。

[ㄩㄧㄤ] 和 [ㄐㄧㄤ]

西「郊」小「學」校「的」學「校」園「裏」，有「芭」蕉，
有「菱」白，有「花」椒，有「棘」椒；都「是」教「員」教
給「學」生怎「麼」種，怎「麼」培「養」的。那「幾」棵
「芭」蕉綠得「非」常「的」嬌「嫩」。就「因」為「多」
天「沒」澆「水」，當「著」這「夏」秋「之」交，這「不」
「陽」又「真」厲「害」，所「以」葉「子」的「邊」上「都」
點見「焦」了。倒「是」那些「花」的「葉」還

曬焦，總算是僥倖的。

我家隔壁那個人家迷道，動信，得鄰不動就叫幾個士打醜。說有居人都睡不着覺。上个月聽說了一隻甚麼輪船在洋面上觸了礁了，他家有個人正坐那隻船回來，因此急得沒法，又叫道，打醜，過了兩天，他家那个人倒坐着轎子到家了。

[ㄩ | 又] 和 [卍 | 又]

我那個朋友租的房子湫隘，得很。昨天我在他那裏坐了不多一會，忽然來了一個人，鴟形鵠面，頭上綰着

一 一个 髮，手 裏 拏 着 一 隻 醬 班 鳩。一 進
 來 就 把 醬 班 鳩 放 在 桌 上，擎 住 朋
 友 的 衣 服，望 外 拉，嘴 裏 面 說：『我
 同 你 到 外 頭 評 理 去！』我 也 不 知 他
 爲 的 甚 麽 事，只 好 把 那 人 劍 走 了。
 黃 久 興 那 家 酒 館 很 昨 天 周 佩
 約 我 們 到 那 个 去 酒 酒。一 共
 九 个 人，款 了 九 斤 黃 酒，九 斤 高 梁 酒。
 下 酒 的 菜，光 是 炒 韭 黃 和 醬 菜。佩
 約 的 酒 量 極 大，勸 起 酒，頗 有 赶 赶
 武 夫 的 氣 象，誰 也 拘 不 過 他。
 秋 懷 痴 甚 麽 事，都 不 肯 將 就 他。母
 舅 的 靈 枢 本 來 停 在 山 寓 裏，他 定 要 送

到靈鷲寺裏去寄存着靈鷲寺就在
東門外，四圍有許多柏樹的就是懷
疚的母舅，就是會鍼灸的那个裘无
咎。去年把你舅舅救活的就是他。
 我問他借件袍子穿穿，不要新的，
 就要舊的。他就沒有舊的，只有新的。
 他說：「新衣服穿過幾個月就舊了，
 何必定要舊的呢？」

〔午|馬〕和〔午|馬〕

簡鵝書畫俱佳，又長於鑄刻，在
 開了一個扇店，賣各種生羹，砸
 瓢、蠶、箋、和詩箋、信箋，兼賣各
 種扇子。
 高堅白那個人沒一兒點堅忍的

毅力，遇著稍微微艱難，一點的，事情，他其實肩膀；其前就負責任。人都說他沒肩，他說他沒有之。他以前不自然，他是奸詐。尖刻，兼而有之。他服藥熬湯煎藥，他的事他在我家，我那樣煎藥，熬湯煎藥，好處。

我的學問，問謝陋，求得狠，把你這些事，他竟全然不記得，單給我做

問題減去些，揀幾个簡單，

做看！
這把劍尖，而堅，這枝箭，堅，而不劍，這把劍，這兩樣都，不適，用，你又多好！

又尖，又堅，我這些箭，又這幾把，這子，你擊一，一把小剪刀，一把剪刀，這物，都可剪成花朵，或是剪成動

刀尖可真ㄉㄢ得尖,不尖可ㄉㄢ翦ㄉ不ㄉ了。
 蔣鑑湖ㄉㄢ薦ㄉ來ㄉ的三ㄉ个ㄉ人ㄉ,我ㄉ都ㄉ見ㄉ過ㄉ。
 了ㄉ一个ㄉ是ㄉ浙ㄉ江ㄉ建ㄉ德ㄉ縣ㄉ人ㄉ,一ㄉ个ㄉ是ㄉ安ㄉ。
 徽建平ㄉ縣ㄉ人ㄉ,一ㄉ个ㄉ是ㄉ新ㄉ建ㄉ縣ㄉ人ㄉ,
 這三个ㄉ人ㄉ之ㄉ中ㄉ,兩ㄉ个ㄉ有ㄉ薦ㄉ信ㄉ,一ㄉ个ㄉ沒ㄉ來ㄉ。
 有ㄉ薦ㄉ信ㄉ,只ㄉ帶ㄉ了ㄉ蔣鑑湖ㄉ一ㄉ个ㄉ名ㄉ片ㄉ來ㄉ。
 名片ㄉ上ㄉ印ㄉ着ㄉ大豐公司ㄉ總經理ㄉ他ㄉ實看
 在ㄉ是ㄉ个ㄉ副ㄉ經理ㄉ偏ㄉ要ㄉ這ㄉ麼ㄉ僭ㄉ稱ㄉ你ㄉ。
 可笑不可笑?
 劉鶴潤ㄉ有ㄉ人ㄉ抱ㄉ他ㄉ薦ㄉ福ㄉ建ㄉ去ㄉ明ㄉ。
 天就動身ㄉ我ㄉ要ㄉ給ㄉ他ㄉ餞ㄉ行ㄉ他ㄉ硬ㄉ不ㄉ肯ㄉ。
 只好買點東西ㄉ送ㄉ送ㄉ他ㄉ我ㄉ就ㄉ到ㄉ蜜ㄉ提ㄉ。
 餞店裏ㄉ買ㄉ了ㄉ幾ㄉ樣ㄉ蜜ㄉ餞ㄉ的ㄉ東西ㄉ手ㄉ。

着出來剛走了幾步，忽然有一个人在
 騎著一匹馬跑過去。馬蹄端在
 積水潭裏，濺了我一身泥水。
 我盼望你的是身體漸漸強健起來！
 我盼望你的是趨於儉樸，不要
 奢華！我盼望你平等無論貧富、
 貴賤男女，都是這樣！我盼望你說出
 來的話，句句能實踐；做出來的事，件
 件都是光明磊落的！

〔四|ㄣ〕〔下|ㄣ〕〔四|ㄥ〕〔下|ㄥ〕和〔下|ㄣ〕

有個天津人，今天上午來談起北
 京的風俗，景致，津津有味。
 安徽涇縣有個人，叫金子青。是在

旌德縣生長的。在二十二十歲上跟着他學到一列的
 一个襟兄到荆店裏去就到了，就到
 手藝後來因爲那金店關了，就到
 天津去北京紗和洋菁生氣好，
 帶起初是販毛巾、絲巾、和金子，
 手巾，後來賣水晶晶那不都大都，
 得貌，並不驚人，精神筋骨，都不精，
 力又小，連斤八兩的東西，又矮小，
 動；眼睛近視，一身量，又小，
 瘦，彷彿禁不住，一陣風似得，
 到天津的候，一看，他身上有想，
 已也覺得很慚愧，易筋經，那種功
 好，他聽說，「易筋經」。

做了最能增長筋力，他很快就發得很練的。
 易筋經」。禁不住他今天天練，明天天練，
 又天天甚麼千斤石；這样子整練
 了三年，他那渾身的筋都粗得可驚。
 可怕，真和換了！一身筋一樣；他那力
 氣也真大，可驚得甚麼樣；他八百而
 十斤的東西，一隻手舉就精起。
 也比人好，竟變成「五短三粗。
 「精明強幹」的人，可是金子。
 自己還是點兒矜持，心也沒沒有。
 如今京津一帶，提起金子，是沒來，是沒
 一个不贊歎的。

警察廳後面那籬笆上的木槿花，
 15

這兩天開的和錦繡的一樣，那不外地方
 的景致格外好！那一个籬笆的儘是西
 頭有一口井，那口井看着不深，可是戶
 一天到晚儘管打水，老是不會完。有一
 不警察，叫景懷瑾，不是直隸景縣的
 人就是奉天錦縣的人。有一在他
 那口井上打水，一个不謹慎，掉下井
 了。他就要拉開嗓子，儘力的叫救命。幸
 而那井裏的水，剛齊頭，還不甚要
 緊。一會兒來了幾個警察，就把他救
 出來了。

我前天去參觀「晉省兒童競進
 會」。剛一進門，就看見有幾百小孩

子在那裏候着，開會。那些孩子又潔一
 淨，又有勁，又活潑，真是可愛。不多一
 會，聽見搖鈴，他們就排起班來，走進
 會場，肅靜無聲。恭敬敬的對著國
 旗行了敬禮，就按着次序坐下，埋
 着頭靜靜的各自競爭：作文，看
 寫字，畫畫，我仔細看些；像地
 看着他，他們的進步究竟竟怎樣？有
 小的，競爭心到底薄弱了些；像半
 理……這一類科學，僅僅答出各項
 來。其餘的孩子都很快。各有觀，一
 學，都有門徑。成績竟有大光，其
 一个孩子畫的那幅「鏡中花」，尤

出色。足見近年來把「小學」教授授法。
 研究得大有進步。從前那種呆板死。
 法，總算戶掃除淨盡了。倘若從此力。
 求進境，豈不戶是一件很痛快的事嗎？
 浙江縉雲縣廖駿聲打算在縉雲。
 挑幾個俊秀子弟，一徑送進上海濬。
 浦局去學開濬河道的戶事。

[ㄩ | ㄤ] 和 [ㄫ | ㄤ]

九江有個姜靜江，說話老不僵。他
 最愛吃豆腐漿豆腐漿，還一定要。
 摘豇豆和薑末，總不肯將就點兒。
 這位姓蔣的划槳划槳，好，昨天入
 港的時侯划得快吓！那一本姓蔣

的講書講得好。這二二蔣都得著了優等獎章。倒是極應該獎勵的。

蔣將軍由上將降做中將，又由中將降做少將。

帳房裏蔣先生要吃醬畫。你打發人到張裕和醬園裏去買一角小小洋子的醬畫！還帶些醬瓜，醬蘿蔔，醬葡萄，醬茄子，和一瓶好醬油來！

[ㄅㄧ] 和 [ㄅㄧ]

齊詠妻的繼妻，是浙江蘭溪縣人。本來住在蘇州齊門裏，自從詠妻死了之後，她就搬到齊門外住着。她既沒丈夫，又沒兒子，有些壞人還要欺

負她。——一个女人，處到這種景況，實在
淒涼得很！

祁陽有個姓齊的愛款祁門的紅茶，
祁門有個姓徐的倒不愛款他祁門的紅茶；這不是奇事嗎？

他走一處砌死一處，簡直把他父親氣壞了。

這些破碎的蓋器和破碎的汽水瓶，拋棄了未免可惜。將來砌牆時候，擎來填在牆的夾層裏，豈不是廢物利用嗎？

呂先生有個妾，家裏一切的事情，都是她管。呂先生不在家的時候，一

切來客，也都 是她接待，毫不怯場。

謝先生的愛妻，膽怯得很，連菜都
不敢切，生怕切斷了手指。

你今天和我「提綱挈領的」這
麼一說，一切的內容我都了然了。

陰歷七月七日晚上叫做「七夕」。
舊時的風俗：女子們在七夕，往往擺
着香案，供着鮮果，磕頭禮拜，向天孫
乞巧。

[ㄑㄧㄝ]和[ㄔㄧㄝ]

強盜比竊賊膽大，竊賊比強盜膽
怯。

[ㄑㄧㄤ]和[ㄔㄧㄤ]

你瞧！那橋上站着一個樵夫，臉上
 很憔悴，手裏擎着一個餅。好像在
 麥麵做的一樣。他在那兒東瞧西
 瞧，可是在東門樓上，也是東瞧西
 瞧，許是個喬裝的樵夫，來偵探甚
 麼事的。

我正想打發人去找他，他倒悄悄
 的來了，這巧極了！

他父親不准他去，他悄悄的偷着
 走。剛出大門，偏巧教他哥哥碰見了。
 那個人蹠着兩撇小鬍子，打扮得不
 俏皮，說出來也俏皮，就是一竅通。

這麼一抱斧子,一把鑿,你要我三塊錢:這不是敲竹槢嗎?

那個要高蹺的,穿的那件掛子上,有個鉤襻快要掉下來了。他叫縫窮的給他拆下來,重替一替,再釘上去。

[ㄅㄧㄡ] 和 [ㄔㄧㄡ]

中秋那一天,秋雨邱擎着一本夜雨秋燈錄在那裏看,邱聽秋和他說:一到秋天,那些蚯蚓,蟋蟀,莎雞……各種的蟲就唧唧的叫个不住;又時常有秋雨秋風,吹打得樹枝,樹葉簌簌的怪響,成了一種動人悲感的秋聲:真
是奇怪!

有個囚犯，姓裴，身上冷得不得，
 有一天他有个朋友到監獄裏來探
 望他。身上穿著重裘。那一个囚犯就求
 他借幾塊錢，再買件棉襖加上。那朋友
 就把身上一件羊裘脫下來，送給
 他穿。患難的時候，要求這種朋友，真
 不易得！

你的書法，是秀潤有餘，而遒勁不足。你以後用筆總要力求遒勁！

[ㄩㄧㄤ]和[ㄔㄧㄤ]

你在錢乾順買的那把鉗子，花了
 多少錢？是一塊錢吓，是八角錢吓？是
 前年買的吓，是前个月買的吓，還是

前天買的吓?

錢士慶專好博物學，飛潛動物植，無
一不悉心研究，往往能發前人所未
發。那个人對於不當問的事，常守緘
默；做甚麼事心很虔誠。真算得一个
高明沈潛的人了！

錢无愆前年從宿遷遷居此地，時
常到我店裏來買鉛粉，鐵籤，鉛筆，牙
籤，鉛絲，紅封，紅籤……這類東西，因
此漸漸的熟識了。我見他那個人又
謙和，又勤儉，就抱我連姪女兒許給他。
了。並沒有求籤，問卦，算命，合婚，鬧那
些迷信。俗語說：「千里婚緣一線牽」。

這句話真是不錯。

錢蔣塞年紀雖大，可是興復不淺。

每天不是擎着音樂消遣，就是到淺。

水河裏去游泳，或是看淺近的小說。

那个人的外國文，根本抵淺，閱歷

也淺，怎麼把他派出洋呢？

這木門檻太高，門自太淺。那木窗

檻也窄了一點。

這幅江山天塹圖是諸倩霞先生

叫我畫的。有幾處還欠斟酌，我是抱

歉得很！

我自己覺得那幾個背繩的和那

一片茜草，點綴得還有兒精神。

[< | ㄣ] [ㄅ | ㄣ] [< | ㄥ] 和 [ㄅ | ㄥ]

秦清卿那不人品學兼優，我戶是佩也。事，
 服得很。他的文章，連兩個舊文豪也。
 爲之傾倒。這兩年在會裏辦事，
 經管銀錢，清楚楚；所以他的聲名未
 就傾動一時。不過一年輕好勝，性情未
 免高傲一點。無論誰，若侵犯了他，他的
 權限，他就氣得臉都發青。誰知今年紀
 輕輕，病了幾天，竟會死了。他的母親哭
 得死。去活來，他父親親清卿和我，都去
 素來親密，所衣衾棺槨，都託記去。
 買我非得親自去买，不可。
 有位女士，叫秦善琴，生蠟首。

蛾眉，非常秀美，性情又溫柔，又勤儉。
 她生平好吃了芹菜。又好琴，甚麼風琴，
 鋼琴，七絃琴，洋琴，胡琴，月琴，提琴，
 琴，手風琴，她是沒有一樣不會，沒
 不好。並且對於花木禽魚……這些東西，
 很得畫畫，並且是海裏戶女，
 西，樣樣都沒有情秦女，
 好，我見過她畫的幅鯨魚，這位秦女，
 的晴景，畫得實在不錯。這我同到
 我認識她，等天晴了，我和你一
 她那裏去看那幅鯨魚，還聽彈
 琴，好不好？

他買了一頃地，想造一個花園。先
 請人打了個稿子，他看了有幾處還

不愜意，他自己想了幾天。左改又不好，右改又不好。得了這頃地，倒弄得他廢寢忘餐了。

上月謝清磬送我的那罐茶葉，滌起來，那種香味，沁人心脾，好極了！我的親家秦慶雲前天來歎着那茶，也直誇好。可惜已經告罄了。不得教你嘗嘗。我想倩個人搭船到謝清磬那裏去，問他再要點兒。不知他還有沒有？

[ㄅㄧㄤ]和[ㄅㄧㄤ]

願意做的搶着做，不願意做的勉強着做。

那個人說話，一嘴的京腔，身上老帶着手鎗。到底是个幹甚麼的？
 胡鏘鳴擊腔勢做不不肯擊鎗。其實舉鎗放鎗，擦鎗他都學過。
 聽說那個是倒抓着槍從口腔自戕的。可不知道的確不確？
 北方有飛牆走壁的強盜。無論多高的牆，一縱就過去了。若遇見矮牆，那就和我們跨不過門檻，一樣。

[T] 和 [ㄩ]

住在西門外熙園西隔壁。那個希賢，真不是個東西：無論見着誰，老是嬉皮笑臉的；你說東，他就說西：比

方 你 在 那 裏 說 王 義 之, 他 就 會 拙 到
 西 門 慶; 你 說 西 施, 他 就 說 王 熙 凤; 你
 說 孔 子 幼 時 嬉 戲, 常 陳 祖 豆 甚 麼 的;
 他 就 會 說 到 青 蛙 是 兩 棲 動 物; 你 說
 猗 又 叫 稀 飯, 他 會 說 麥 糜 餅 好 吃; 諸
 如 此 類, 沒 个 正 經 做 出 事 來, 也 是 希
 奇 古 怪, 教 人 料 不 到. 他 曾 經 由 江 西
 到 廣 西, 由 廣 西 到 藏, 由 藏 到 山
 西, 陝 西, 又 到 北 京 遊 西 山, 到 杭 州 遊
 西 湖, 聽 說 還 要 由 西 比 利 亞 到 西 洋
 去 遊 玩, 不 知 他 希 望 些 甚 麼? 犧 牲 這
 而 許 多 金 錢 倒 還 事 小, 抱 青 年 的 大
 好 光 陰 犧 牲 了, 實 在 可 惜!

喜好金石的，人慢說是，得着。一个舊常尋洗刷，印也歡喜的，了不得。他就把他，乾淨，當件寶貝，保存着。不喜好金石，的人，就是家裏藏着秦璽，漢印，也把他棄如敝屣。

趙徙良喜好洗濯，每到洗清池去洗，一个澡。徙良住在一个洗衣作隔壁，洗衣裳，極便利。

喜鵲也喜好洗濯。

昨天晚上那秋鈞戲，情節很細；那些遊戲子也都能體貼，戲情，做得到，還有那兩回細吹細打，也幽雅極了！你

都看仔細，聽仔細了嗎？

[丁廿]和[厶廿]

你 稍 微 歇 一 歇 鬱，就 趕 快 到 薛 家
莊 去，囑 吵 薛 先 生 一 聲：教 他 這 件 事
 千 萬 不 可 洩 漏。一 洩 漏 就 辨 不 成 了。

[丁幺]和[厶幺]

蕭 鶴 霽 找 着 一 个 僻 靜 的 地 方，造
 了 一 所 房 子，題 了 个 名 字 叫 做「避 囂
 廬」。原 是 爲 的 怕 喧 囂，好 清 靜。誰 知
 壁 搬 了 一 个 人 家 來，天 天 晚 上，練
 晉 樂：一 會 兒 垒，簫，管，笛，一 會 兒 鐘
 喧 天，一 會 兒 琵 琶，三 絃，胡 琴，洋 琴，鬧
 不 不 了；簡 直 是 夜 夜 元 宵。並 且 時 常

聽見有大人肆咆哮，不知爲着甚麼。
 蕭鶴霄無可奈何，只好搬別處去。
 住此地出鞭炮，所以銷路很。
 大我們要住在瀟湘館裏，那不消說得。
 說得，日裏定得穿澆棉襖，晚上定得蓋澆棉被了。

如今的人心雖薄，到極點了，
 可是我們萬事都抱着希望，極主義。

蕭篠汀的小兒子，本來歲數小，不曉得世務。

江蘇蕭縣有個焦嘯，一天到晚，
 笑容可掬，一開口就教人發笑。肚子

裏裝的笑話極多。他像畫肖真。朋友有個好。我們校長蕭先生。是浙江蕭山縣人。焦嘯真給他畫了。一幅肖像，帶着笑容，真是惟妙惟肖。這都是他平日肯悉心研究的效果。聽說嘯真待他母親很孝順。

〔丁|又〕和〔ㄉ|ㄩ〕

我非得把這東西修理好了，才肯罷休。

任善然！你初學泗水，休要害羞！總得天天努力，自修！泗一會，休息；泗一會，休息。大約三個星期，就可以學會了。

這不枕頭嗅着噴香，不知裏裝着甚麼？這個枕頂，一頭繡雲出岫」。一頭還繡了幾個星宿，都繡得秀極了！這非謝玉琇繡不出来。她那个人也長得「秀色可餐」。並且「其臭如蘭」。

[丁|馬]和[云|馬]

對面聽蕉軒裏挂着一幅仙女，畫得瓊纖得中，修短合度。用的顏色到今天還是鮮明的。你掀開簾子就看見了。

你先擎木掀把缸裏的水舀盡了，然後把新鮮水倒下去！

我做的這神仙湯味道鮮不鮮你
 掀開蓋子先曾嘗！
 你別學錢齊賢那種討人嫌的樣
 子看見人家吃東西就饑涎欲他
 吐出幾口稠涎自己覺着是鹹的。
 昨天我看見一个孩子蓬頭跣足,
 脣上還長著一大塊癩在街上走着,
 顯然是不貧兒忽然有一輛摩托車
 從他背後跑來好險把他撞倒！
 如今絲貴了絲綫也貴了這東裏
 門大街上有一个鋪是直隸獻縣
 一个叫薛成蠻的開的那个綫鋪初
 開的時候資本有限光賣棉紗現

在連絲綫，絨綫，洋綫都賣。

錢紹先生前星期在這裏現身說法，實在說得動聽。那人學問，也教人羨慕得很！我這一切都是獻醜。君切不要見笑！

[T | ㄉ][ㄢ | ㄉ][T | ㄉ][ㄢ | ㄉ]和[ㄢ | ㄉ]

新新疆有個申子鑫和沈子興最投心思。申子鑫想到上海遊一趨，沈子興也願意同來。兩個人費盡心機，湊足了盤纏，五時動身。一路上很受了些辛苦。到了上海，在四馬路振新旅館住下。一看自己穿的，戴的，都不時興。就先到大新街新公司買了

些新衣服，新袴子，新帽子，新鞋子，新襪子。又到日新池去洗了澡，就把渾身上下換得煥然一新。他們頭一次進了一個甯波館子，吃了幾樣海味，嫌牠做不得太腥。以後總在同興樓吃飯。吃的是一半素菜，一半葷腥。他們頭一晚就去遊新世界，看見猩猩的新標本，聽了時事新曲，看了女子新戲，和本国外国各一種游藝：他的目不以爲之。一新，都歡欣鼓舞，看了新戲，就後每天不是到新舞臺去，看新星。有是到先施公司摩星塔上，去看花園買了幾一天他們兩個人，在新花園買了幾

又旅館回運牠抱先馨和黃馨，素金到中華書局買了許多音新字。
 還書科教教育新林，和新辭林，注音新音新典，子申子。

申子書，就順着新書看新來愛素，興子沈和新。新文化的新思潮，新思潮，研究新文學，新潮流，研新學，新和新教，新教育，新腦筋人，一樣的這像思想：新思想，新兒見點，新兒也，有新裏。

人人新的新數一，二數是，算就新省疆新在，人也。

浙江是恂守秦，叫的糖餳賣，不好的好意，又兵，在雨年當了當，巡防隊，巡防隊在里當了當，巡捕，現在在。

在上海租界上，當了當，三巡捕，現在在。

湖南鎮潯人，因為餳糖生，不好的好意，又兵，在雨年當了當，巡防隊，巡防隊在里當了當，巡捕，現在在。

有個賣餳糖的，叫秦守恂，是浙江人。

南 淨 鐵 路 上 當 鐵 路 巡 警 呢。

秦 守 愉 的 巡 官，姓 荀，名 字 叫 晴 川，
性 情 很 驯 良，就 是 辨 户 事 因 循 專 好 養
貓，養 狗，都 養 得 很 驯 的。沒 戶 事 就 跑 出
去 尋 花 間 柳，遇 見 要 繫 的 事，還 得 公 四
處 去 找 尋 他。

沈 先 生 一 定 醒 了。我 聽 見 他 在 那
兒 搞 鼻 淚 呢。沈 先 生 每 回 一 醒，就 要
搞 鼻 淚。

昨 天 我 接 着 姓 辛 的 一 封 信。說 他
兄 弟 的 性 情 怎 麼 不 好。在 外 邊 時 常
和 人 家 開 賽。幸 而 還 沒 亂 出 甚 麼 大
禍 來。他 已 經 寫 了 信 叫 他 迅 速 回

家了。他信上又說他小兒子凶門旁
邊生了一个瘡。可是他興致還不
錯：還做了首「上海清明汛」的
新體詩寄給我。那封信末尾說那
不姓沈的提起你，還殷問訊。

[丁尤][云尤]和[下尤]
有一個湘鄉鄉下人，帶著茶晶眼
鏡，手上帶着洋金鑲寶石戒指，到
湘鄉縣城裏探望一個朋友。他那
朋友叫商文，是鋪香鋪的。
他留這個鄉下朋友住，在一間廂
房裏。那間廂房裏放着幾隻裝香
箱子。他住了幾天，就一相情願的抱

那些香箱子都搬到他鄉下去了。

請你把張嘉祥投降向榮的詳細情形，和我說一遍！

南翔那班流氓，你是怎麼樣降服的？

他心裏想吃鰣，白蒸，鯷，鮆，嘴裏可不響。

我剛才看見那個姓項的好像戶是穿著橡皮鞋，向着橡樹巷那面走。我看不是去找瓦匠，定是去找木匠，那个姓項的長相不像上等人。

[ㄩ] [ㄐ] 兩系的字的區別

(東三省,北京,天津,直隸全省——除正定,趙州舊屬各縣和安國——開封,濟南,濟寧,武昌,沙市,江蘇的淮,揚,通,鎮,舊屬各縣,安徽的安慶,廬州,潁州各縣,鳳陽,鳳臺,績溪,黟縣,甯國舊屬各縣,浙江的杭州,溫州,處州以及福建,廣東,廣西全省,湖北大半部分都應當特別注意。)

[ㄩ] 和 [ㄐ]

你看!這個人家車馬盈門。大門對上寫着「禮稱內則,詩詠關雎」。這不用說,一定是娶親無疑了。

令妹既然長了个腰疽，那是不可
 大意的。你得勸她千萬不可拘泥，趕緊
給居家駒醫，醫生看看！
 足恭的人說出來，句句好聽，可是
 句句都沒憑據。若有幾个足恭的
 人聚在一處，那就說話就聽得很。
我在鉅野縣，時候，我寓處和
蔣巨卿的家裏相距一里路，我們
 朝夕相聚。巨卿那不遇過人鉅細躬親，
 從來沒有疾言遽色。我是極佩服他！
 我們聚首了，一月，就分散了。「人
 生聚散無常，」想起來真是可憚！
 這些鋸好了，木板都抱在

一處！還有這些打好了的家具，也把他另外聚在一處。

[𠂔 𠂔] 和 [卦 卦]

那兩個人的性情，是絕對的不同：一個是倔強得很，絕不肯聽人家的勸告；一個是詭譎得很，一來就要掘人家的根，絕不給人家留一點兒地步。我已經決計和那不詭譎的絕交了。從今以後，決不和他往來。簡直和他斷絕關係。

謝先生上个月還寄了一包廢粉來送我，萬料不到前天會那首訣別的絕句來給我。

[ㄔㄕㄣ] 和 [卦ㄕㄣ]

我託盛大鈞君辦的那件事已經告竣了。可是那裏頭還支配得不均勻。

馮軍看見敵軍逡巡不前，猜不透他們是甚麼緣故？

惲雋民才學也好，長得也俊俏，真是這一郡的俊秀。

這裏有崇山峻嶺，再把這條河開濬得寬些，深些，可以通大些的帆船，那這個地方的風景，就要算全郡之冠了！

[ㄑㄕ] 和 [卦ㄕ]

這不和那個雖沒甚麼大區別，可
是大勢所趨，不得從這個都生了蛆
我告訴他這塊豆腐都生了蛆，
了，不能吃了；他覲着眼睛，看了半天，
還說一條蛆也沒有。

警察第十七區區長，軀幹偉大。可是起
衣服都愛趨時專講趨炎附勢。問因
事來，十件就有九件不公平，因此教
人民把他軀逐了。

啊呀！熱水瓶忘記帶來了！那非是還
去取來不可。還是你去取呢？還是我
去取呢？

古語說得好：「娶妻取德，娶妾取

色」。只要賢惠就好，你怎麼去聽他
的話，說不要呢？

我是娶妻不賢，生子不孝，自己
病根又去不掉，簡直毫無生趣。

瞿去病買了一本羅兩峰畫鬼
趣圖，是珂羅版的。畫得非常有趣。
你若是想去看，我可以同你一塊兒
見去。

[𠂇]和[𦨇]

鄒叔荃說：「這字光打一個圈，
子在角上是不行的，非加註釋不可。
請你把這些「荃」字，「𦨇」字，「銓」字，
「圈」字，「瘞」字都圈出來，做記號等。」

我 一 个 一 个 的 抱 牍 証 釋 出 來。

你 看！ 那 个 人 蟠 着 骸 坐 在 那 裏， 抓

着 拳 頭， 完 全 像 个 猴 子。

我 跟 一 个 泉 州 人 學 一 餘 拳， 現 在

還 沒 學 完 全。

翟 韻 泉 先 生 雖 然 不 是 个 全 權 代
表， 可 不 妨 權 且 和 他 談 談。

[丁]和[ㄉ]

袁 玉 脅 大 病 之 後， 鬚 髮 都 白 了 不
少， 足 見 身 子 虛 極 了 必 濁 多 吃 补
品 才 好。 可 是 參 鬚 這 一 類 的 東 西 都
是 虛 的。 還 是 吃 鐵 質， 牛 奶， 雞 蛋， …… 這
一 類 的 東 西 為 是。

作文和用兵一樣，必勝。實在盧湏。

的。

徐仲煦著了一本書，要他安堵給他做一篇序，他教給他女安堵，要怎樣夾在在在。徐仲煦在絮話，絮常的他和他女。他說，說不以徐仲煦他頭緒。他還還是茫茫無頭緒。徐旭初毫無積蓄，身後蕭條，非給他肯。又繼續着他。他續着他。他讓他讓，是可。他繼着他。他續着他。他讓他讓，是可。他繼着他。他讓他讓，是可。

徐勗予那個人毫無含蓄，不肯。他又繼續着他。他讓他讓，是可。他繼着他。他讓他讓，是可。他繼着他。他讓他讓，是可。

他請點兒金錢，不可。他讓他讓，是可。他繼着他。他讓他讓，是可。

他體恤人，這件事若戶是，還讓他讓，是可。他繼着他。他讓他讓，是可。

他辨下去，那非糟不可。

〔丁山廿〕和〔ム山廿〕

這雪地，上這些血點，是那裏來的？
 比方有一樣東西，白得和雪一樣，
 我們就說牠白雪，白是要得紅和。
 血一樣，我們就說牠血紅，血紅。
 上一次雪下得小，這一次雪大。今
 天早晨，我到花園裏去看，四圍
 雪白，只剩一棵天竺子血紅，掩
 映着格外好看！

〔丁山马〕和〔ム山马〕

剛才徐佩護先生來，我和他寒
 暄了幾句，就聽見外面一片喧譁的
 聲音。我連忙一打聽，原來是昨天宣

布的那件事，他們大家都願意。這一步事本來辦得欠審慎，是要慢一步宣布就好了。

董太玄大前天懸極了！他穿著一條玄色袴子，在那江裏泅水。到那不懸崖的下面，看見那水不住的旋轉，幸虧他趕緊避開，沒有捲到那旋渦裏去。

擊銅旋出來的臉盆，北京人管牠叫做「鑊子」。請你挑選一個好鑊子給我！

這雙鞋穿著腳疼。你把鑊子旁邊那副鞋梭擎來把牠梭兩天，再看怎

怎樣？

諸澁如從董太玄學畫山水，學了半年，皴法倒有點像了，可是渲染的董太玄排法子，一點兒不會。前天教董太玄，擅了一頓。澁如這纔在渲染上用功夫。

[丁山ㄣ] [ム山ㄣ] [ム山ㄣ] 和 [ムㄨㄣ]

尹薰時不知道英文的詢問句和漢文的詢問句有甚麼不同的地方？他去請問教習，那教習就詳細的説明。那是循循善誘！尹薰時說，那真是一個循漸進。荀勲臣那人來是個桀傲不

馴的從十一一起輪着他值值旬他昨天
 他出巡街碰見那不余润仁他
 們兩個人就去買了些熏雞，熏魚帶
 到酒館裏去暢飲。我看見荀勳臣的手
 裏擎着一份旬報，款得醉醺醺的回來。

荀勳臣辦事雖然因循一點，可是他
 至公無私。你因為我這件事，偏說我嗎？
 徒情：你這不是故意的意來找尋我嗎？
 古時候擎着「忠孝，節義，」四不很少。
 字來教訓人，所以殉節的人很不少。
 可是又有許多殉節也謂，像曹同
 異的父親，不過過是一个某汎地的犯

總也是殉難死的。曹同異人極謙遜，現在在火車站問訛處，辦事非常迅速！

[ㄇㄧ] [ㄅㄧ] [ㄈㄧ] 三音的字和
 [ㄇㄩ] [ㄅㄩ] [ㄈㄩ] 三音的字的區別

(蘇州,無錫,常熟,昆山,上海,寶山,太倉松江,嘉興一部分,湖州,溫州,桐城,江西,和福建一部分都應當特別注意)

[ㄅㄧ] 和 [ㄅㄩ]

蘇州 吳趨坊住着一家人家,夫妻兩不,趨炎附勢,勢利不堪。只生了一女兒叫做碧萋。雖不像他父母那樣趨炎附勢,可是衣服,首飾,專好趨時,還講究趨蹭,應對。碧妻才過二十,就得暴病死了。那時候正在大伏裏

頭死屍才擋了一個對周，就生蟲了。
他父母想起來晚景淒涼，哭得非常得
悽慘！

花園裏頭那三間書房，造得水
精緻，就是甚麼趣味，要靠著牆砌成
造，再抱牆的下半天截，擎大石頭，
冰裂紋，就有古趣了。

這篇文章我可不取；因爲硬堆砌
起來毫無趣味。

這些事，很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他時候教孩子學鋪路，學砌牆

這些事，很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他給他兒子取名字，不知道他所

「取義？」

[ㄟㄧ] 和 [ㄟㄢ]

蘇州的西門叫胥門

鬚生之中，趙琴西很不不錯，他去伍。

子胥是擎手，前天胥門外西園裏。

唱堂會戲，鬚生來了四五個。趙琴西。

去伍申會裏的伍子胥，唱做都好；去申包胥的那不鬚生，也還要得。

徐墨西先生，我和他才十年不見，

鬚髮已經全白了。

胥門外木樨很多，這兩天開得正。

盛炒木樨肉，或是炒木樨飯，必須火大，油重，炒得快。

這 _{正世} 个 _{一《正》} 藥 _{「正」} 方 _{「正」} 上 _{「正」} 有 _{「正」} 西 _{「正」} 洋 _{「正」} 參 _{「正」} 鬚 _{「正」} 有 _{「正」} 犀 _{「正」} 牛 _{「正」}
 黃，_{「正」} 這 _{「正」} 戶 _{「正」} 是 _{「正」} 莫 _{「正」} 須 _{「正」} 有 _{「正」} 的 _{「正」} 事，_{「正」} 你 _{「正」} 不 _{「正」} 要 _{「正」} 聽 _{「正」} 那 _{「正」} 个
 東 _{「正」} 西 _{「正」} 的 _{「正」} 話。

那 _{「正」} 个 _{「正」} 女 _{「正」} 子 _{「正」} 真 _{「正」} 是 _{「正」} 「巾幘鬢眉」，_{「正」} 連 _{「正」} 西 _{「正」}
 洋 _{「正」} 人 _{「正」} 都 _{「正」} 崇 _{「正」} 拜 _{「正」} 她。

我 _{「正」} 做 _{「正」} 的 _{「正」} 那 _{「正」} 套 _{「正」} 西 _{「正」} 裝 _{「正」} 衣 _{「正」} 服 _{「正」} 已 _{「正」} 經 _{「正」} 已 _{「正」} 送 _{「正」} 來
 了。你 _{「正」} 無 _{「正」} 須 _{「正」} 去 _{「正」} 取 _{「正」} 了。

那 _{「正」} 位 _{「正」} 老 _{「正」} 太 _{「正」} 太 _{「正」} 每 _{「正」} 回 _{「正」} 看 _{「正」} 見 _{「正」} 她 _{「正」} 的 _{「正」} 女 _{「正」} 壓 _{「正」}，
 老 _{「正」} 是 _{「正」} 翟 _{「正」} 翟 _{「正」} 叻 _{「正」} 叻 _{「正」} 的 _{「正」} 說 _{「正」} 許 _{「正」} 多 _{「正」} 細 _{「正」} 話 _{「正」}。她 _{「正」} 那
 女 _{「正」} 壓 _{「正」} 倒 _{「正」} 也 _{「正」} 不 _{「正」} 嫌 _{「正」} 他 _{「正」} 丈 _{「正」} 母 _{「正」} 煩 _{「正」} 翟 _{「正」}，_{「正」} 他 _{「正」} 是 _{「正」} 个
 細 _{「正」} 心 _{「正」} 的 _{「正」} 人 _{「正」} 家 _{「正」} 裏 _{「正」} 粗 _{「正」} 細 _{「正」} 的 _{「正」} 事 _{「正」}，_{「正」} 他 _{「正」} 都 _{「正」} 是 _{「正」} 親
 自 _{「正」} 照 _{「正」} 管 _{「正」}。連 _{「正」} 用 _{「正」} 人 _{「正」} 買 _{「正」} 了 _{「正」} 棉 _{「正」} 花 _{「正」}，_{「正」} 他 _{「正」} 都
 要 _{「正」} 子 _{「正」} 子 _{「正」} 細 _{「正」} 細 _{「正」} 的 _{「正」} 看 _{「正」} 過，_{「正」} 稱 _{「正」} 過。

[ㄣ][ㄥ]兩韻的字的區別

(浙,閩,粵,桂,贛,湘,鄂,各省和江蘇全省,一除徐州各縣—安徽全省,一除潁州各縣和鳳陽—都應當特別注意)

[ㄣㄣ]和[ㄣㄥ]

他從恩施到宣恩,又從宣恩到這裏。我問他爲甚麼這麼東奔西走,他綑着個臉不回答我;到底不知道爲了甚麼?

這條浜直通到奔牛鎮。蚌埠那孩子本來笨極了!學了三年的拳棒,本事一點兒沒有,連

麼窄一ㄉ條溝都逃過去，他師父的
本領再大些也教他不好。
那個女人少年的時侯，東奔西走，
辛苦受得多了；現在得血崩的症
候，十分的危險，恐怕綑立春了！
自古道！「鶴蚌相持，漁人得利。」
你們倆怎麼這麼笨，想不通呢？

[女ㄉ] [女ㄉ] 和 [女ㄨㄥ]

我知道她講究烹調，她在學校裏
的時候學過烹飪學，可是她這白魚
先噴些水，然後下鍋；不知道是甚麼
意思？

我有個朋友，叫彭蓬汀，他從江西

彭 彭 澤 澤 縣 縣 帶 帶 了 了 許 許 多 多 盆 盆 子 子 來 來 送 送 我 我: 有 有 大 大
 盆 盆 子 子, 有 有 小 小 盆 盆, 有 有 腹 腹 脣 脣 有 有 各 各 式 式 樣 樣
 的 的 花 花 盆 盆, 還 還 有 有 水 水 仙 仙 花 花 盆 盆 和 和 右 右 蒲 蒲 盆 盆
 那 那 些 些 花 花 盆 盆 裏 裏 我 我 都 都 裳 裳 上 上 花 花, 擺 擆 淩 濳 棚 棚
 底 底 下 下. 請 請 你 你 幾 幾 時 時 來 來 看 看 怎 怎 樣 樣 ! 我 我 想 想
 另 另 外 外 蓋 蓋 一 一 上 上 花 花 棚 棚; 你 你 看 看 好 好 不 不 好 好?
 從 從 來 來 狹 狹 免 免 死 死 走 走 狗 狗 烹 烹 他 他 已 已 經 經 處 處
 在 在 這 這 種 種 地 地 位 位 了 了 你 你 還 還 要 要 這 這 樣 樣 含 含 血 血 嘴 嘴
 人 人; 他 他 還 還 能 能 活 活 的 的 了 了 嘘 嗎?
 他 他 想 想 給 給 彭 彭 先 先 生 生 捧 捧 場 場, 倒 倒 碰 碰 了 了 彭 彭 先 先
 生 生 一 一 上 上 輯 輶 鉗 鉗 子 子: 這 這 叫 叫 做 做 馬 馬 屁 屁 拍 拍 在 在 馬 馬
 腳 腳 上 上.
 我 我 剛 剛 才 才 碰 碰 見 見 他 他 捧 捧 了 了 幾 幾 不 不 銅 銅 臉 臉

盆從門裏出來，放在一輛軟篷車裏。
 緊靠着車篷竿子。一會兒走起來，
 那車篷竿子碰得那些銅盆乒乓
 兵兵的直響。

[ㄇㄣ] [ㄇㄥ] 和 [ㄇㄨㄥ]

你怎麼猛然間說出這句話來？這
 也可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啊！
 我和孟蒙泉從前同在蒙城縣
 先生的門下，後來又換了帖，成了孟盟
 兄弟；所以我們倆又是同門，又是同
 盟。

這種學科，本來是千門万户，頭緒
 紛繁。我們中國，這一門還在萌芽時

代不過才知道一點兒門徑。
孟夢鷗一個人在孟淵旅社住着，
只是納悶，咱們兩人坐在家裏也。
慌。咱們何不去找着秋孟蘋同到孟。
淵旅社抱孟夢鷗約出來，一塊兒到
春夢樓去歡个茶，散散悶？你看怎樣？

[□ㄣ]和[□ㄨㄥ]

那個山峯頂上的花和楓葉，紛紛落下來，隨風飄舞，也不分不清那是花，那是楓葉；因為那兩樣都是紅的。這幾封信，最好大分寫。好了立刻派了都給我看一看！封好

分送。

分近來鄆都一帶，匪氛不靖，烽火驚人。雨，簡直心難的人，紛紛亂擗，風休急瘋了。我分把直的苦極了！我母親都快急瘋了。我知道這時候心裏正戶是如棼絲，並不還誇我。家搬那裏去躲，戶是好。你還我。風流甚麼？戶士名。這不是開心嗎？
 那兩個人在那裏辯論，句句鋐鋒。相對，分不出個高下來。
 有個姓馮的，在山西汾州做裁縫。祖墳在汾州西門外，逢時遇節，他

到墳上去了。化紙錢我看這錢紙燒了，實在無用。

你看看這幅插畫上畫了一個糞坑，一個人伸着手從糞裏撈出錢來，錢上題着一個「俸」字：這不是諷刺甚麼人得了臭錢了嗎？

這隻鳳凰繡得分外精緻！一點兒鍼腳都看不出来！真可謂「天衣無縫」！你要喜欢单鳳凰，我就請她分外繡一幅奉送。

我剛才從門縫望裏看見，看見苦鳳卿臉上氣忿忿的，不知爲甚麼事？

[ㄨㄣ]和[ㄨㄥ]

一 一 游
 有 雅 上 去 回
 溫 州 有 个 姓 翁 的，溫 文 爾 雅。一 一 游
 天 帶 着 他 自 己 子 孩 到 街 翁 翁。
 玩，給 他 孩 子 買 了 一 倒 不 一 翁，好 快
 到 家 門 口 時 候，一 碰 一 翁，好 同
 生 面 熟，一 問 是 姓 溫 原 來 和 他 翁，手
 在 一 條 胡 裏 住 那 姓 溫 的 翁，姓 翁
 裏 抓 着 一 隻 白 頭 翁 看 翁，他 翁
 孩 子 歡 喜 那 白 頭 翁 看 翁，他 翁
 孩 子 抱 這 白 頭 翁 帶 回 家，先 放 在
 不 蜜 裏，然 後 找 了 个 籠 子 養 着。

[ㄉㄨㄥ] 和 [ㄉㄥ]

鄧 敦 五 登 到 一 不 土 墩 子 上，蹲 着
 看 提 燈 會 那 提 燈 會 很 長，鄧 敦 五 在

那 土 墓 子 上 足 蹲 了 一 个 小 時，等 燈
 走 完 了，他 纔 下 來。簡 直 抱 兩 條 腿 都
 蹤 麻 了。

我 想 等 兩 天 一 打 薙 兒 給 你 一 噴；
 可 不 知 道 你 等 得 等 不 得？

鄧遜金 的 兄 弟 資 質 那 麼 鈍，偏 還
 要 學 那 些 不 可 信 的 術 數：甚 麼 「奇 門
 遁 甲」咧，「六 壬 課」咧，「鐵 板 數」咧：這
 不 是 真 愚 嗎？

這 些 桌 子，椅 子，方 碧 碧 子，圓 碧 碧 子，板
 碧 碧，春 碧 碧，要 把 牆 安 頓 妥 貼，總 得 一 噴
 飯 的 工 夫。

鄧遜金 吃 雞，吃 鴨，都 愛 熾 着 吃。今

天燉雞，明天燉鴨，還都是做一頓吃
完

[去ㄨㄣ] 和 [去ㄩ]

山	東	滕	縣	有	不	姓	滕	的	號	叫	連	如
在	安	徽	屯	溪	鎮	開	了	个	簾	器	店	專
簾	椅	子	子	簾	凳	子	簾	茶	几	簾	躺	椅
賣	滕	連	如	愛	吃	北	京	的	藤	蘿	愛	看
紫	藤	花	又	最	愛	吃	餽	餚	簾	店	隔	壁
就	有	个	餽	餚	店	他	天	天	天	買	餚	吃
吃	起	餽	餚	來	並	不	成	細	嚼	就	戶	直
口	要	吞	兩	三	个					是	吞	一
王	雨	屯	身	子	太	弱	了	一	會	兒	頭	疼
一	會	兒	腿	一	會	兒	腰	疼	一	兒	兒	背

疼，一會兒牙疼，簡直沒好過！一天！現
在臂部又長了一個瘡，聽說疼得厲
害哩！

我叫黃子騰，騰出來工夫那篇。
屯兵說趕緊一簷，子騰吞吐。
的沒答應我一句實在話。

[《ㄣ》和《ㄥ》]

秦賡虞舊學，很有根柢。他兒子叫
雲根，喜好農業，賡虞就叫他每天跟
着家裏雇的長工去學耕田，種地。午
飯是派送人送到田裏去吃。吃了羹，雞
不經過是菜羹，豆腐，晚雲根
就坐在樹根上吃。

書，總要看到半夜三更才睡，賈虞就如
 譲他去半耕半讀。他自己也志立如
 此，決不變更了。

杭州艮山門大街，有個姓耿的，號
 叫艮平。那個人很鯁直。他家花園裏
 有一棵「鐵梗」，很高大，已經
 是少有誰知還有一棵「黃楊木」，
 更高大，實在是古未有。

[ㄅ]和[ㄆ]

潘鑑如辦了個塑牧公司。沿著
 那條深坑的荒地都墾了。現在已滿
 經塑了二萬多畝，賺錢的朋友
 谷，可是有窮。

難，懇求他借幾個錢，他都不肯借。簡

直是個「蠶公雞，一毛不拔」。

前天那個學校裏開懇親會，有個人彈三絃，彈得音韻鏗鏘，好聽極了！

我想從他學彈三絃，不知道他肯教不肯？

[厂ㄣ]和[厂ㄥ]

洪衡角 畫的那個橫幅上，橫豎有
一塊屋漏的痕迹，你就抱兩頭的軸
子去掉，摺疊起來，做個本籠！

周衡夫 這回機會很巧，真時運
亨通了。但願他以後有恆心，做得長
久才好

你說你很，他比你還很；你說你橫！
他比你還橫。

那兩不入：一个是很得，一个很，一个
橫得很。那个恨的，那个横的，那个
橫的也恨那个很的。

[ㄓㄣ] [ㄓㄨㄣ] [ㄔㄨㄣ] [ㄓㄥ] 和 [ㄔㄥ]

此地有不賊，叫曾子徵，本領真大。
圓睜着兩眼，那不長相，真是獰。
獰可怕！此地有不偵探，本領也真大。
那个偵探叫甄瑞，成就貞節牌。
樓東邊，在裏頭，真是鐵錚。
錚的，曾子徵，最惡，甄瑞，甄禎，
也憎惡，曾子徵，今正月裏，曾汝纂。

家失戶 犯女 失戶 掉扌 了一 對對 金樽樽 十隻隻 銀樽樽,
 一隻隻 玉樽樽, 一尊正 羅漢漢, 還還 許多許 珍房房
 珠玉, 別別 鍼鍼, 還還 有有 張張 彈彈 的的 篳篪, 還還 有有 鴨鴨, 蒸整整 蒸整整 蒸
 裏裏 一罐罐 榛榛 子子 和和 清蒸蒸 蒸整整 雞雞, 蒸整整 蒸整整 蒸
 鴨鴨 胫胫, 蒸雞雞 胫胫, 粉蒸蒸 雞雞, 粉蒸蒸 肉肉: 也也 都偷偷
 去去 了了 人人 都都 疑疑 是是 节子節子 曾偷偷 曾的的 曾曾 没沒 蔽蔽
 託託 了了 賦賦 瑞瑞 禎禎 捉捉 拳拳 曾子曾子 經經 拳拳
 拳拳 到到 送送 到到 警警 察察 署署 裏裏 去去 可可 是是 戶戶 事事 拳拳
 着着 一一 點點 見見 賊賊 不能不 實實 這這 事事 人人 得得
 斟斟 酣酣。 酌
 我我 昨昨 天天 到到 令令 尊尊 那那 裏裏 去去 辭辭 行行 令令 尊尊
 謹謹 謹謹 的的 喝喝 吻吻 我我: 教教 我我 路路 上上 千千 萬萬 姑姑 老老 人人
 遇遇 事事 要要 外外 斟斟 酣酣 酣酣 再再 做做 他他

待我我的情意真厚！我當遵命而行。
 你妹身上發熱，整整五天我出了疹子。
 昨天生來了，說要上準上整。
 子可是沒準，今天見她鼻准我得了。
 和心窩裏果然有了紅疹，那她嫌她。
 天整夜的護着她，她在那裏給她。
 枕頭低，她把這不和她說話。
 刻就出來，不准她多錢，可是像她。
 家裏現在沒有少錢，可以上節。
 「醫藥費」是不擰節的，就死傷無症。
 前天地震，有幾大鎮危險，人施數，還發生了好幾種很派正會。
 現在紅十字會政

府方面和工商各界也都設了賑捐局。大家振刷精神，正在竭力勸募賑款，送到那幾個鎮上去賑濟。凡是付了賑款的，賑捐局都給一張收據。

[彳𠂊][彳𠂊X][彳𠂊X]和[彳𠂊]

湖南郴縣的村莊上，樺樹和椿樹極多。往往這一村淨是椿樹，那一村都是樺樹。到了春天樺樹和椿樹在可愛！發出許多新葉子來，綠得實在就要皺，唐雨村年年到了冷天，手還現在他那兩隻手是皺的！

山去 年春 天，我 和 張春 山李 晴村 三
 不人 到 杏花 村 去遊 春在 杏花 村 一
 不酒 店 裏 歲了 酒，吃 了些 春 餅
 當着 那春 光明 媚的 時候，鄉村 野景
 格外 的好看！到了 四點 鐘的 時候，我
 們雇 了一隻 小船 坐回 來。春山 和晴
 村還 蒜着 撑篙，真是 高興！
 李雨 春 爭吃 螺子，鮮螺 子，乾螺 子，
 都愛 吃。每年 春天 鮮螺 子，市上 的
 候，他 往往 自己 提着 蝦籃，帶着 称，
 稱幾 斤來 吃，可時 常聽他 他子，吃
 多了，饅着 了！
 他母親 病在 牀上，他還要 來，遊

目騁懷眞是沒心肝的蠢物！
 那個人做這件事來不能稱職。
 可是他偏要逞能，「得寸進尺」，現
 在他趁着這個機會，還要去運動好
 事：這也未免太不知分寸了！
 這捍稱的尺寸不對，趁早擊去換
 去！

從前興的那種高底鞋，那個鋪襯
 底總有一寸多高。
 這件馬褂長了一寸，袍子又短了
 一寸，兩下裏不相稱；這件襯衫的尺
 寸也不對，穿著毫不稱身：都沒照著
 我開的尺寸做。

[戶ㄣ] [戶ㄨㄣ] [ㄟㄨㄣ] [戶ㄥ] 和 [ㄟㄥ]

此地有個姓孫的紳士，從前家裏
很窮，時常餐飧不繼。如今做了紳士，似
士，就「作威作福」，彷彿和猢猻似
的慢說花子，不敢問他家要一
就連僧道也，不敢登門。孫紳士有
外甥，叫申生。申生得表人已
由中學升到森林專門學校。申晴
素來喜好森林，自然別成績
好先生都誇獎他。申晴的身
子本來弱，一見兒。森林這科
不算很深，可是用功遇倒
了。現在一天晚在牀上呻吟，那

地方 又重有中醫，沒看
 了，藥方裏開了有「人參」，「黨參」，「蜜
 陀僧」。申晴篷買不起人參，叫他
 弟逸深到孫家來替他借錢。逸深見
 了他母舅，深深的一鞠躬，低聲下氣。二
 的替他哥哥說苦話，要借給他。二被
 媚錢。孫紳戶士始不作聲，後來被
 逸深再三哀求，他非但一個錢不肯。肯
 借，反倒說睛篷的病，是戶吹笙過多，傷
 了氣，弄出來的。逸深見他母舅，一意到
 不肯借錢，就氣忿的出來，告訴他哥。口
 菜林學校把他他母舅冤處伸。申晴篷聽了，有

口 聲 聲，只 是 戶 叫 苦。這 姓 孫 自 己 的 沒
 一 个 好 子 孫，我 不 知 道 他 何 普 這 麼
 客 酒？

孫 異 平 昨 天 天 說 這 種 墨 水 會 滲，今
 天 又 决 不 會 滲。這 不 是 戶 自 相 矛 盾
 嘴？

沈 先 生 的 嬸 母 自 己 說 是 潘 陽，人
 怎 麼 你 說 她 是 吉 林 省 你 們 兩
 不 人 的 話 門 不 上 樞。

潘 陽 八 没 有 竹 子，沒 有 簍 吃。沈 先 生
 的 嬸 母 到 了 南 省，吃 着 簍 好 吃，就
 天 天 吃 簍；冬 天 吃 簍，毛 簍；春 天 吃
 春 簍，竹 簍；夏 天 吃 簍，鞭；若 遇 着 實 在

得不著鮮筍的時侯，她就吃乾筍，水
 筍，筍衣，筍片。有个人偶爾對着沈先
 生說他嬸母將要成精了。恰巧
 被他嬸母聽見了，就跑出來連連
 罵，把那个人弄得不下來臺！
 鄭舜聰寫的那堂屏條，那个異字
 的墨滲開了。
 堯遜位於舜；舜遜禹

[行レ] [戸レ] [日レ] [彳×レ] [戸×レ]

[ㄔㄨㄣ] [ㄅㄥ] [ㄝㄥ] [ㄉㄥ] 和 [ㄔㄥ]

十音濁聲字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嘉興,湖州,松江,上海,寶山,吳江都是同音此外蘇常各縣也應當特別注意)

湖	南	辰	州	城	裏	水	相	牌	樓	住	著
人	：	不	叫	程	純	宸	一	个	任	誠	臣
个	人	不	叫	程	純	宸	一	个	任	誠	臣
這	兩	不	生	得	脣	紅	牙	白	神	氣	很
足,	兩	不	人	得	脣	紅	牙	白	神	氣	也
並	且	都	都	誠	誠	實	說	的	是	口	純
的	辰	州	城	裏	的	話	他	們	的	看	粹
是	很	薄	很	無	論	學	那	嘴	脣	着	不
成;	所	以	可	在	蘇	州	松	江	杭	都	了

好幾年，仍然說是他們那種純粹的
 辰州城裏的話。程純宸愛戴綢繩結衣服。
 的帽子，任誠臣穿綢繩結的衣服。
 他們倆在杭州城裏和陳仁最要因。
 好程純宸和任誠臣都愛吃蓴菜，
 爲辰州沒有蓴菜。陳仁每天早晨來，
 打發人到城裏城外去訪蓴菜，人是戶是。
 做起來，請程純宸和任誠臣不，戶是戶是。
 吃。陳承仁和他們這這麼要好，戶是一層就。
 爲的聯絡感情，可是還有他。他
 想乘此機會，學些辰州城的話。他
 存了這個人，所以以程純宸和任誠臣本來沈
 一開口，他就留神。他那個人本來沈

靜，精神又好，神經又敏銳；所以雖不
 曾到過辰州城，過了半年，就抱辰
 州城裏的話，說得神乎其神，了！
 鄭盛甫順手收常生，在甚從還着。
 的潤筆和贈金，既然不然，還是在實桑，把人還了。
 痘，不是腰疼，背疼，就是頭疼，實在甚從還着。
 天天吃甚麼，補腎丸。他在鄉下時，桑，把人還了。
 太不謹慎，在縣鄉，要死；所借了，還了。
 吃不得太多，幾乎病，得要盡了，還了。
 前剩的，幾個錢都花盡了，還了。
 不夠，甚至於衣服都當窮漢，遇着人，閨房瘦。
 越沒錢，越順，這天我見見。
 月年，加攬。

得幾乎不認識了！

鄭盛甫在那我認病也。蔡白魚因古道：
 一个学校裏擔任過國文，你不是他的承認。蔡白魚因古道：
 的嗎？他現在病了。我說他還不承認。蔡白魚因古道：
 是由自於飲食謹慎，他還不承認。蔡白魚因古道：
 潤田去，年從北洋帶來送給你。你順甫！
 肚子你既用不着，何不這樣東西。東西。自古道：
 爲他現，在正想買這粉佳人。你
 寶劍贈於烈士，紅粉佳人。你

的意思怎樣？

[ɪ˨] [ɪ˨] 兩韻的字的區別

(浙, 閩, 粵, 桂, 賴, 湘鄂各省和江蘇全省
 — 除徐州各縣 — 安徽全省 — 除
潁州各縣和鳳陽 — 都應當特別注
 意)

朱時膺（四）本是不英雄（一）我們極應（五）
 崇拜（四）的可是因為這（一）回事（五）鑄成（五）
 大錯（四）, 人家都陽奉陰違（一）就抱世（五）的
 英名（四）, 都付諸流水了（一）唉! 實在可惜!

禋祀（二）的「禋」, 壽塞（二）的「壇」, 淹沒（三）的「湮」
 閨闥（三）的「闥」, 都是陰平, 和應許（三）的「應」
 同聲, 不過收音不同就是否了
 前幾天連陰天, 坐在家裏悶極了!

一
到
友
說
會
看
好
樹,
凳,
的
了

 昨天晴了，我就出去散步，走到朋友那朋友說：「會看！」
 一个朋友進去的時候，我朋友說：「會看！」
 正在書房的窗簾下，我朋友說：「會看！」
 話。那鸚鵡會兒又學學裏細草花，氣氤氳樹，
 兒又學學裏細草花，氣氤氳樹，
 那院子裏細草花，氣氤氳樹，
 美麗！靠東邊牆上，一棵櫻桃長凳，
 樹陰底下放着，靠背的凳，
 我那朋友就和我坐在那朋友待家他哭了。
 面看花，一面談天。我朋友在那朋友待家他哭了。
 意思非常殷勤，因此他就到碼頭上去迎接那朋友了。
 晚飯回來。

人姓鮑，是鄭縣人，號叫寅生。因爲是
 庚寅那年生的。他父親在鄭縣江北
 岸開了一個旅館，天天送往迎來，營業
 倒得很興旺！今年正月裏賭錢，又教他
 贏了千把塊錢。他想這錢在這此地軍營
 就是專爲辦這件事的。
 那个營長到一處打贏了仗，就縱兵出
 去，掠獲如今年是惡貫滿盈了。連他那些
 滿盈了。連他那些同寅都不贊成，他
 了。

費吟舫自幼就學吟詩，作對，所作極其自
 他撰的楹聯，格律工穩，而又自

然。

凡是從兩個火字的字：像「墳瑩」的「瑩」，「晶瑩」，「清瑩」的「瑩」，「熒惑」的「熒」，「營壘」的「營」，「螢火蟲」的「螢」：都是收口鼻音——收音的時候舌尖不要抵住牙齦。——「蒼蠅」的「蠅」，「瀛洲」的「瀛」，也是如此。若是「銀子」的「銀」，作「界限」講的「垠」，「牙齦」的「齦」，「淫蕩」的「淫」，「夤緣」的「夤」，「父頑母嚚」的「嚚」，「闇闇如也」的「闇」，和「斷斷爭辯」的「斷」：那收音的時候就非把舌尖抵住牙齦不可。

這幅子胥入郢，用筆完全學的

黃	瘦	瓢	畫	這	幅	畫	這	個	姓	尹	的	現	在
隱	居	在	穎	州	一	山	裏	他	他	那	那	山	腳
下	蓋	了	幾	間	草	房	子	叫	做	藏	穎	山	房
他	住	在	那	那	或	是	酒	飲	賦	戶	詩	或	寫
字	畫	畫	有	時	出	去	酒	步	背	手	擡	著	著
頭	賞	玩	那	天	光	雲	影	影	側	耳	到	竟	到
聽	各	種	的	鳥	蟲	蟲	或	或	天	總	天	有	竟
溪	邊	去	鈎	魚	簡	直	成	動	癮	些	魚	來	捨
把	蚯	引	扔	在	水	裏	引	動	了	世	白	下	有
他	看	着	有	趣	他	差	不	多	天	天	魚	魚	天
酒	飲	食	户	講	很	究	的	說	說	說	人	人	人
一	个	鄉	是	神	要	要	引	見	一	甚	尹	連	隱
堤	那	鄉	紳	紳	找	到	穎	藏	山	房	房	房	尹

的 影 見 都 沒 見 着

王胤夫單答應蹠馬，以沒。

可是馬單蹣不飲不成。

[ㄩ]和[ㄩ]

要講到跑到這種技術，我在哈爾濱的實質彬彬，可是跑起來，非常敏捷。因此爲他曾在陸軍裏當過幾年兵。步兵，騎兵，礮兵，都是工兵和輔導兵，都講濱的營營裡，更得出色。

究跑冰莊學斌營練習了，一

前天由山賓門先生發起開了，一

不游藝會備了些茶點，冰凌，冰桃

汽水，酸梅湯，檳榔……之類，款待來賓。
 那天來賓到了三百多人。男人吃冰的多，女人吃冰的少。
 你就是把陶內生欺負的，事稟給你。
 告凌炳麟先生，凌炳麟先生不生你。
 秉公判斷，也是枉然。
 上个月有一天天寶出殯，我去了。
 送殯，並沒看見令兄，只看見卜去病。
 我和他才半年，不曾見，怎麼他臉上蒼老了。好些，並且兩鬢都花白了。
 問，原來是大病了。一到場；並且爲在所做的是職務，沒有權柄，心裏不痛快。

〔女丨𠂔〕和〔女丨ㄥ〕

平玉傳長得很娉婷。又極用功，拚命的學國音，國語不到三個月，兩拼音的字，都不會拼錯了，就是三個字，還有時候要拼錯，比方：「品格」的「品」字和「牡牡」的「牡」字，都是「女丨𠂔」三个字母拼成的，平玉傳卻拼做「女丨ㄥ」；又像「聘問」的「聘」字和「娉婷」的「娉」字，都是「女丨ㄥ」拼成的，他倒拼做「女丨𠂔」；這類的錯誤，是江南人不能免的。

阮翬卿一翬一笑，人家都批評他好，別人也像他那樣一做，就說是「東

施效顰。

世界上的人，富的太富，貧的太貧。
太不平均了！富的，貴的，又看不起貧的，賤的，太不平等了！

有個平鶴軒是貧兒出身先在上
海貧兒院學八年工藝就有一萍鄉
的貧民習藝所來請去當教習。平鴻
軒本是浙江平陽縣人。他會做可
摺疊的圍屏，紫砂的花瓶，花盆，茶壺
……之類；還會做蠟的水果，像蘋果，橘
子，桃子……之類。

阮竹坪做出來，有人批評他「貧
氣」，甚至有要抨擊他。但是平

心而論：這個人的品行，學問，都還很不
錯，就是這點兒「貧氣」，於道德上毫
無關係。又有甚麼妨礙呢？

品花寶鑑和金瓶梅這兩部小說說
比較起來，那一部趣味厚些？你倒品
評品評看！

我和平雪屏雖然萍水之交，可病
的是我一見如故，頻頻往來。他如今
交加，我怎樣不能憑着他良力去
幫助他呢？

那個人的家道雖貧寒，可是打聽
日品行如何，性情如何，你也
打聽怎樣把這件事件空的到他

身上上去！這樣無憑據的，你憑甚麼？
瞎冤枉人呢？

[ㄇㄧㄤ]和[ㄇㄧㄥ]

福建閩侯有個閩鴻冥，辨了種平則報，取名叫民鳴報。是人民用國語說得很明白，見解也很大。閩侯所出那閩鴻，就是算數最大。那閩鴻，民鳴報的，就是算數最大。似一似一，那閩鴻，話還白，是很有味的。
的。

有個葛罿之，是上海閩行鎮那人。

不入「敏而好學」，就是有神經過年去子。從北_京帶了些抿頭髮的篦子，鑄子。這一類東西送給他母親和他。姐姐，他硬不肯收。這時有時候到我清茗講口，並那酬酢，大大的。這裏來，我和他兩個人，或是舉杯對飲，我們所要取到，究可是下酒的，一定要款。醉才算。

〔ㄉㄧㄥ〕

你昨天伸出手指給我看，你長了個怕蚊子的我說，說我怕怕是。

疗。我就千叮嚀萬囑咐的教你不要
挑破牠。你怎麼不聽我的話，竟抱牠
挑破了呢？

我知道那姓丁的孩子是孤苦伶
仃。你聽！他衣袋裏叮叮噹噹，是那裏
來的錢響？

丁鼎梅先生說：「這個鼎的頂上，
得定做一個釘抱牠釘上。」

我和丁鼎梅先生訂定了明天準
定花不一錠銀子到丁福春酒店裏
去。定要獻个酩酊大醉。頂好你
也一塊兒去！

[去ㄥ]

在客廳上挺着腰板坐着，在首的
 那個人就是白雲河。他是從福建汀
 州坐飛艇來的。

我前天和郝芳庭在公園裏遊玩。
 我們倆正從假山石裏穿出來，看見
 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站在那三
 豐亭邊，亭玉立手擎着一紅蜻
 蛹在那裏看。那女郎真嬌得
 我看見了不得停步仔細的
 端相了一番。

漢贊廷在家裏，對於妻子婢僕動
 不動就發雷霆。這也是家庭中的
 噩現象。

[ㄌㄧㄣ]和[ㄌㄧㄥ]

我 大 前 天 從 銅 陵 來，臨 走 的 時 起
 候，天 氣 很 好。走 到 半 路 忽 然 下 固 的 起
 暴 雨 來。久 旱 後，得 着 這 甘 霖，然 人 入
 是 再 好 沒 有；只 戶 是 苦 行 路，避 林
 正 走 在 荒 僻 的 方，找 不 躲 樹 的 避
 的 所 在。只 好 跑 到 路 旁，邊 的 鳥 鳥
 裏 去，渾 身 淋 得 透，手 拳 着 葵 糕 教
 翱 扇，還 有 拾 得 透，包 纓 葵 糕 教
 角，和 一 些 零 零 碎 碎，東 西，都 會，兩
 兩 淋 得 一 塌！幸 不 多，一 會，天 上
 就 住 了。我 從 樹 林 裏 出 来，看 見 好 像
 的 雲，被 風 吹 得 細 細，碎 碎，的，就 像

魚鱗——一樣傍晚的時候，還看見山腳
 下有許多燐火，忽高忽低，忽明忽滅。
 我儘力的快走，到家已經八點零五分了。

我在江陵的時候，有一不鄰人，叫凌錫麟。人極伶俐，心思非常，平常巧那時候年齡不過十八，而雕刻的藝術已經很精了！他能夠湊着石頭的顏色雕出東西來。人物，山水，翎毛，花卉，昆蟲，鱗介：沒有一樣不像。我有他雕的幾樣東西：一隻百靈，一个菱，一枝凌霄花，一匹馬，一馬脖子，一个上還掛着串鈴：玲瓏剔透，在可愛！

蘭凜梅 一个入在客邊，朋友們看
 他孤另可憐，勸他另外租幾間房子，
 抱家眷接來了，蘭凜梅說：「從我
 家到此地翻山過嶺；又以沒人去領，
 他他們來這件事，只好緩緩蘭凜梅這
 話是掩飾之辭。實在戶是因為家眷接
 來，就得另起爐竈。如在家吃他父
 母的，你看看這個人，就不吝嗇？
 那蘭司令下令，下了命令；不惟兵士服
 跡蹠百姓，無奈那些兵士，毫不從
 他他們司令的命令。百姓簡直教他們
 距蹠蹠，得不堪！

[ㄞ] [ㄟ] [ㄨㄟ] [ㄞ] 四韻的字的區別

(下列每段中的粗體字，是蘇州完全同音的。只除舌葉，舌齒兩音的字有分別——上海也只有極少數的不同音。江蘇全省——除江甯，徐州，海州舊屬各縣——浙江 廣東全省，江西大半部分，安徽的懷寧，桐城，廬州和徽州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ㄞ]

黃靄村最愛和小孩子講故事，小孩子見黃靄村藹然可親，也愛聽他講。

[ㄞ] [ㄞ] [ㄨㄟ] 和 [ㄞ]

那个碑亭裏的石碑，有一塊，教卓子。
 班農夫扳倒了，擎來當吃飯的卓子。
 這麼好古碑，教他他們這麼躡踢，我看
 着不自由得不起來。
 我昨天走了一個碑帖，門口過，看
 見一班學生在那裏買碑帖。
 教育部頒發的新部書，是班
 大悲先生的著作。
 你把這兩塊板擺開，再把這些花
 瓣攤在板上，暎暎！
 你把這兩枝花擺在這椅子上，擡
 上！把酒席擺在大廳上！擺好，等我
 親自來把盞。

貝先生的兒子，打扮得很體面，穿著一件對襟的鐵機緞背心。昨天走到了他哥哥的女婿身邊，不知怎麼跪下了。一交，他那姪女婿還當着他是輩，怎麼拜他。連忙還禮，說：「我是晚輩，都要敢當！」從前凡見長輩，都行拜跪禮；麻煩極了！你這次失敗了，難道就罷了不成？

[ㄉㄤ] [ㄉㄢ] [ㄉㄤ] 和 [ㄉㄢ]

裴先生愛打小牌。你陪着他先打牌！輸了錢我賠你。裴排長帶的那兵，全是他自己培植出來的。今天早晨我看見裴

排長在屋子裏儘着徘徊彷彿是有戶是戶爲
 很重大的心事。我一問他，他原來是戶是戶要
 著那排兵有些不穩，恐怕將來是要吃
 敗仗；這真是想不到的事！
沈珮和把那些稗官野史都看得真佩
 比我多好幾倍，並且都記得。我真佩服
 他！

今天買米，米裏頭犧牲的犧子一倍。
 多極了！比上次買來的還要多一倍。
姚佩雄吃了敗仗回來，他那
 幾排兵都疲憊極了。現在準備調集
 兩倍的兵力，再到戰線上去了。

[ㄇㄞ] [ㄇㄟ] 和 [ㄇㄞ]

這些梅花紅的和玫瑰生一樣。在這山崖水湄，人賞玩：真是好花埋沒，太可惜了！

黃梅時節，有些物件收藏得不好，就也會霉爛。你看這個罐子裏的玫瑰香片都長茶和那一个罐子裏的也很長了。我昨天把地埋着了。

蠻民野蠻得很，聽說多蠻。我們要小埋伏在那個舊礦裏頭。

心防備他們才好！

枚叔帽蠻橫，異常後來不知爲了甚麼事，犯了衆怒，竟被人家活埋了！

梅 曼 雲 的 小 妹 妹 才 一 歲 多 才 會 兒
 過 步 因 爲 長 得 秀 媚 名 字 就 叫 媚 兒
 我 剛 才 帶 着 她 慢 慢 的 走 到 胡 同 口
 可 巧 來 了 一 個 賣 玫 瑰 糖 的 我 就 買
 了 一 塊 玫 瑰 糖 給 她 拏 着 又 買 了 兩
 个 糖 拌 梅 子 替 她 摑 在 衣 袋 裏 然 後
 牽 着 她 慢 慢 的 回 聽 說 梅 曼 雲 天
 天 晚 上 還 教 他 妹 妹 猜 謎 哩！

〔ㄩㄤ〕〔ㄩㄨㄮ〕和〔ㄩㄭ〕

文 丹 山 堆 下 笑 膾 來 對 金 旦 雲 說：
 那 个 姓 但 的 是 我 介 紹 來 的 請 你 單
 看 我 的 面 上 好 歹 擔 待 着 些！
 你 對 戴 老 二 說，叫 他 把 這 擔 米 挑

到確上去確粉。你戴草帽，帶着他去！

後天孔子聖誕，學校裏要聚餐。我
在戴同春店裏定了一攤海菜。你擊_打
這單子去點看；貨色對不對？要對了就立刻帶了來！

你瞧那賣子的，挑着一擔。一
子，可戴着一副金絲框眼鏡，看_着
有點兒不對眼。

安徽石壠縣雞蛋很便宜。各處做
蛋買賣的人，都成羣結隊的到石壠
那些蛋行裏去販運。

這個雞蛋羹，擋得太多了，

淡而無味。待我加點兒鹽再吃！
 那个戴玳瑁框的眼鏡的叫做曹瀟。
 人，是交通銀行的代理人，這兩天在
 到那銀行裏去兌現，非常擁擠！瀟
 人卻不肯憚煩勞我，昨天去戶時，擠
 大門裏待足了兩小時候，替我代
 去；幸而有一个人，他的代
 兌了出來。我看他很！
 我錢袋裏沒有，一張圓的鈔票，請
 你擎出來替我去兌九塊大洋，一塊
 小洋，還帶四角小洋的銅圓。因爲我
 自己實在沒工夫，只好大駕！

[去牙] [去牙] [去牙] 和 [牙]

天台山在浙江台州。天台山上有
 一个古廟，正殿都坍塌了。山脚下有
 好幾個急灘。
 那所房子造了才一年，院牆就坍
 塌了。那些瓦匠都把你推我，我推你
 的。
 這個有病的女人都懷着胎哩，推擊
 的法子是萬不可用的。
 醫生看了看那女子的舌苔，就攤
 了一張膏藥給她，教她貼在肚臍上；
 說是安胎的。
 他們倆老談不到了。一塊兒談天，
 就擡槓。但是不談天的時候，彼此都
 還要好。

明天叫人把這座檀香亭擡到先

農壇去。

不但火車上，月臺上，不可吐痰，無

論甚麼公共地方，都是這樣。

他坐在石臺上彈琴，還焚着一爐

檀香。

那戲臺上擺的家具，不是紅木的，

就是紫檀的。

你和那種不通文墨的人談天，還

用着經書上的話：甚麼「泰山其頽」咧，

梁木其壞」咧；教他怎麼能懂？這不是

對牛彈琴嗎？

澹臺的現在很少。古時候有不

澹臺滅明，是不很公正的。

履華地毯公司經理，毛坦中從前
做過火腿的買賣。那人坦白無私，
替人間事，誰也不偏袒。就可借一
條腿有點兒毛病！

孫退庵在泰興一個煤炭行裏做
夥計，不知道早點兒告退，直到受
淘汰出來，成天在家裏哈聲歎氣；未
免太無用了！

[ㄌㄞ] [ㄌㄨㄟ] 和 [ㄌㄞ]

有不姓籃的，號萊仙，是山東萊
陽縣人。那人身體子很羸弱。他和安
西藍田縣雷安瀾往來，很密。

因爲藍萊仙喜歡蘭花，所以每次到來送給愛吃。
 蓮來，總帶着許多好蘭花。
 蓝莱仙；藍莱仙也。
 因爲雷安瀾。
 莱阳梨，所以每次到藍田去，也帶着。
 着好幾籃的萊陽梨，送去送給雷安瀾。
 你替他帶了這幾擔橄欖來，因爲你說你懶惰；
 煩了。一大半，他就埋怨你，說你還逼着
 沒有早把爛的挑出來，扔了；還是無賴！
 要你賠錢：這種行爲，簡直是無賴！你
 真愛累不小小！反正你是個光明磊落
 的人，我們都知道的。這類的小人，
 你也犯不着他和他計較。
 這個一覽表，分門別類，清楚極了。

你看着那邊正在築壘，防備敵人，現
在這時候真是風聲鹤唳，草木皆兵。
一般無賴的人，還要趁此搶劫，誰還
有心思去游覽風景呢？

他們擊他做傀儡，累得他要命！他
想躲一點兒懶，還躲不成。

像「誄文」，「祭文」，「輓詩」，「輓聯」，……
這一類的東西，若做得好，竟能夠教
人下淚；我的筆墨不行，我可不敢濫
做！

[ㄋㄞ] [ㄋㄨㄞ] 和 [ㄋㄞ]

他們因為內裏不和，有些氣餒了。
我也就不耐煩再去逼他們。無奈他

們如今反來逼起我來了！教我怎麼

能忍耐得住呢？

我遇着這種急難，也是無可奈何。

他和你是患難之交。他待你就有
不是，你也該當忍耐些！

[厂ㄞ]和[ㄏㄞ]

那隻船走到海裏，遇着颶風；在那
驚濤駭浪之中，顛簸得和搖籃一般。
船上的人，直喊救命。

滿街上人山人海，狂喊亂叫，若抱
那種景象描摹出來，眞是駭人聽聞！
海鳴聽見老遠有人「喊海鳴兄」。

他仔細一聽，是海秋的聲音；他就也

喊他「海秋兄」。

[虫牙][卫牙][虫牙][卫牙][虫牙][和][彳牙]

我一上馬，我的僕人就擊錐子在也。
馬屁股上輕輕的一錐，那馬就飛也。
似的往前直跑。幸而還沒把我摔下
來！不多一會，居然追上前頭那匹馬
了。快哉快哉！

我十年前在成都遇著兵災，半夜
三更，縋城而下。好不容易纔逃出性命。
如今追想起來，心裏還是害怕。

有個當西恩的穿著新藍竹
布長衫，手裏擎著一盞玻璃燈。不知
道是去做甚麼？

聽說北京,天津,漢口,各埠頂好。的
 戲子,都要聚到上海,唱七天「義務」戲。
 這真是「千載一時」! 不可不看! 前三子,
 天的戲目裏頭,有斬馬謾,轅門斬子,
 斬黃袍,斬青龍;還有
 太宰回營。行頭全新的是我的。
 在我並不是个貪嘴人。爲了我
 天天殺雞,宰鴨,還親自給我。蓋:這
 教我怎麼過意得去呢?
 上一个星期日是高纘入吉家。
 期。我和田載欣丸兒到他岳家看!
 道喜的那禮堂上點綴真好! 我
 們晚在那兒吃喜酒,席上有大

盤醉蟹，起初沒人吃牠，等到正菜快上完的時候，高纘卿的舅子說：「醉蟹這樣東西，最好蒸熟了再吃。」田載欣說：「不贊成！不贊成！」這既是醉過的，怎麼還要蒸呢？我看最好是蘸醬油吃；不然，就蘸醋吃。」高纘卿的舅子說：「你這種吃法，我又不贊成了。蒸蟹非蘸醋不可，吃蟹蘸醋，還能吃嗎？」大家見這些話，都笑得不得了。知道他們都有幾分醉意了。

[ㄔㄢ] [ㄔㄨㄢ] [ㄔㄨㄢ] 和 [ㄔㄢ]

中國從前沒有「產科醫生」。只有

穩姪替白叫家催生，接生。若是遇着難，
產往往要誤事。

你猜那姓崔的女士，在那裏學產科？

我猜那酒裏頭或者羼了水了；不然，怎麼老崔歛了三四斤下去，還能照常走路，不用人攙扶呢？

喪服裏頭甚麼「齊衰」，「斬衰」的「衰」字，是作甚麼講？你倒猜猜看！

產科醫人生有沒一種催生藥，是快易容就生要生產的。

菜市西邊，那個翠雲庵裏，昨天晚

上在那裏拜懾。那個經堂上鋪設得
 真是[莊嚴燦爛]，鐘磬鼓吹熱鬧極
 了！那些尼姑唱起讚來，噪音又清又
 脆，聽着倒很不錯！
 這個菜葉綠得和翡翠一樣，菜梗
 也很脆！

[ㄩㄤ][ㄩㄨㄤ][ㄩㄨㄟ][ㄩㄨㄟ]

[ㄩㄞ]和[ㄩㄞ]

綏遠城四圍都是山。有一座山雖
 然不高，卻長着三四千棵杉樹。山腳
 下種着三四畝地的荒蕪。
 江蘇睢甯縣城裏三山會館左近，
 有個女子，叫夏姍姍，生得杏臉桃顰，

映着那西湖色的衫子和珊瑚色的
袴子，越顯得好看！她在廝那一个地
方，就要算是數一數二的。可借一過
三十，顏色就漸漸的衰了；神經也不
及從前那麼敏銳了。

[彳ㄞ] [ㄔㄞ] [彳ㄨㄟ] [ㄈㄨㄟ] [彳ㄉ]
[ㄔㄉ] 和 [ㄈㄧㄉ]

從前有一個不成材料的裁縫，姓
柴，住在財神廟西隔壁。這個裁縫倒
不愛偷材料，就是饑得利害：吃起東
西來就和豺、狼、虎、豹似的一；看見人家
吃東西，他就「饑涎欲滴」；無論走到
誰家，只要看見桌子上有甚麼剩酒

殘着，他也不問應該誰吃，擎起壺來就歎，擎起筷子來就吃；入家都知道他是個纔裁縫，也就隨他吃了出來，還要「大言不慚」，說是人一家請他吃的。有一天吃醉了，摔倒了，一交，摔倒了一隻胳膊，成了殘疾。一天到晚，垂頭喪氣。這纔饒得好好些。

[戶牙] [戶牙] [ムハ] 和 [ムマ]

廣東三水縣那個人姓水的在江蘇溧水縣城外雲水樓左近蓋了三間水榭，兩邊和後面都栽竹子，題了一塊匾，叫「水竹居」。自號「溧水散人」。
他時常穿着水田衣，撐着破織，在水

邊散步：實在瀟灑極了！水先生吃雞，
吃鴨，吃魚，都愛吃腦髓。北京的館子
裏那種「糴脊髓」，他尤其愛吃。

[ㄓㄤ] [ㄔㄤ] [ㄆㄤ] [ㄕㄨㄤ] [ㄕㄨㄮ]
[ㄆㄨㄳ] 和 [ㄆㄢ]

飛龍山的寨主，生長塞外，十五歲
上，武藝就好得非凡。尋常的大人，和
他比賽，都賽不過他。他因此立志要
刻富救貧，不肯納稅。十八歲就投到
飛龍山上，過了兩年，就做了寨主。征
東大元帥派人到他山寨去游說：
勸他投降，保他做副元帥；他毫不動
心。後來山寨上不知鬧甚麼妖怪，把

寨裏所有曬着的紙繖，雨衣和一切
 零碎物件，或是扯得粉碎，或是四處
 抛散，日夜的作祟，弄得大家害怕起來，這纔漸漸的散了。

[下牙] [虫亡] [虫ㄨㄥ] [尸ㄨㄥ] [日ㄨㄥ]
 [下ㄨㄥ] [ㄉㄨㄥ] [虫ㄨㄥ] 和 [虫ㄨㄥ]

芮祥瑞在火車站上辦事，是不暫
 局。因為這不站上賺不多少錢，不
 遂他的心；所以他自己每天就吃飯，睡
 覺；無論甚麼事情，滿不在乎，有一天
 那个管貨棧的翟蕙馨私運菸土，被
 芮祥瑞看出破綻來了。他就撰了一
 篇文，舉出翟蕙馨幾條罪狀，要去登

報幸虧站長隨隨湛如和稽查長翟睿
 深兩個人在芮祥瑞面前極力求情，
 送了他一千塊錢，他才沒去登報。他
 動了一動筆，就賺了這一大財。從
 此以後，車站上的人，沒一個不怕他，
 沒一個敢得罪他。
 他那個大瘤直往下墜，這多受罪
 啊！

[ㄨ],[ㄞ],[ㄨㄞ]三韻的字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杭州，嘉興，湖州，蘇州，松江，上海，溫州都是同音。北數省，東三省，江浙皖和江西大半部分都應當特別注意)

有四個人：一個姓何，一個姓胡，一個姓吳，一個姓賀。
 南人，姓胡的是河南人，姓吳的是湖南人；那人，姓賀的是梧州人，姓何的是吳。
 有鬍子，姓胡的也有鬍子，就是姓胡的；那人，姓賀的和姓何的是俄國人；那人，連鬚鬍子，看着彷彿像個俄國人；那姓胡的是狗，看着彷彿像個俄國人。

嬉奴。河南那一个姓胡的，帶了些河南。
 緺綢和狐皮，到上海來賣；他打算把河。
 南緺綢和狐皮，賣了，再買湖筆，湖綺。
 帶回河南去賣；他帶來的狐狸皮，裏頭，
 青狐，白狐，火狐都沒有；那個姓何的，
 賣湖筆和湖繡貨，梧州那一个湖綺。
 姓賀的是賣虎皮，買狐狸皮，和湖綺，
 的；湖州那一个姓吳的，是賣湖綺，湖
 筆，帶着買狐狸皮，和虎皮，這荷胡吳。
 賀四個人聚在上海市，把火車都談定。
 規了，就一同到杭州火車站搭滬杭。
 火車到杭州去遊西湖，看荷花，他們
 一到西湖，看見那些荷花，開得真好。

他 們 從 外 潮 反 遊 到 裏 湖 忽 然 看 見 湖
 邊 上 有 一 个 館 子，又 賣 茶，又 賣 酒 飯。
 館 子 旁 有 五 棵 楠 榆 高 的 桐 樹；那 鳥 有
 榆 桐 樹 上 有 些 枯 枝；枯 枝 上 都 有 子。
 窩 榆 桐 樹 底 下 有 葫 蘆，和 瓢 子 上 飛
 多 蝴 蝶 在 那 葫 蘆 藤 和 瓢 子 在 裏 游
 飛 去 那 湖 裏 還 有 五 隻 鷺 在 方 那 很
 來 游 去 他 們 看 見 那 一个 靠 地 好，就 好
 進 了 那 个 館 子，挑 了 个 湖 一 壺 茶，因
 見 大 家 一 坐 下 先 歆 了 幾 水 面 好 茶的
 爲 湖 水 的 茶 實 在 比 河 一 瓢 看 好 那 湖
 歆 的 多 他 們 一 湖 上 的 景 致，談 話 說，
 裏 的 荷 花 和 湖 上 的 說。

待不了一會兒肚子都餓了，就要了
 一個鍋燒鴨子，一個醋溜鱈魚，一個
 蝦仁鍋麵，八個鍋貼，還要了幾個
 下酒的菜，先擎來下酒。那個小徒弟，
 掌櫃的是不矮矬子，有個小徒弟，
 一個螺鍋，一個螺鍋，見就見是駝子，
 一个矮矬子，只說那徒弟，其實那
 一个徒弟，弟並不懶惰，忙个不了，
 上還要推磨，簡直苦不可言！這个老
 人款着酒，看見許多人走，一面面嘴
 子走過去。一面面嘴裏念佛，還看
 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那一
 見一个姑娘，穿著蘆葦片衫，卻

穿着着秋羅的袴子，手裏提着好哥慢點。
 銀鎖子。那個姑娘直叫她哥哥，人個的。
 走。她哥哥早己走過，所聽着，又不好。
 前頭，只低着頭，一直走，一面看，一面。
 見他妹妹子叫着他，這個人看，一面。
 笑，他又替她着急。他們一面，一面。
 歲酒，不知他的，就欹了，好幾個壺，就覺。
 湖州那個人姓吳，只欹了，一壺，擡着頭，看。
 着有有點，暈暈糊糊，沙漠圖。隻駝。
 見那牆上彷彿挂着，一幅，還有紙，爲。
 畫着幾隻駝駝，貨，的好，又看。
 鳥。其實是那牆上，糊糊黑點，他。

見那牆上挂着一把胡琴，他也不問
 是誰的，糊裏糊塗擊下來說就拉。河
 那個姓胡的拉開槧子就唱。他唱的
 是落馬湖。湖南那個姓何的接着唱
 了一段巴駱和梧州那個姓賀的也
 接着唱了那段婦娥奔月。這個人
 之中姓吳的和姓何的會拉胡琴，姓
 胡的和姓賀的不會拉胡琴，可是個
 人都能唱兩句。四個人始而互相唱
 和；過了一會又互相辨駁起來：那姓
 何的護着他們湖南說湖南的胡琴好
 听，河南的胡琴不好听；那姓胡的比

南胡琴好聽。一會兒那個姓何的又
 誇他們洞庭湖裏的魚，比河南白魚
 好吃；那姓胡的就說：「我們那兒的
 黃河鯉魚，是那兒也比不了的；湖
 州那個姓吳的偏說他們那太
 的魚還要嫩，還要好吃。那姓何
 會兒又誇他們湖南的荷花，比湖
 裏的荷花大；那姓吳的就護着
 浙江，說：「你們湖南的荷花，可
 我們西湖的荷花香。」這三個人弄
 到後來，我說你「胡說」，你說我「胡
 直胡鬧了半天，方才停止，嘴裏還
 囉囉裏囉囉的。那个姓賀

何。因爲他向來沒和人家過，也。他說他們不過，也不好護着誰；所以他又吃了五個，他們付了錢，只顧自己一个人多歎了五個，他那一個，他比別人多，擦了臉，付了錢，就出來往左走，了十步，多間門面，向那廟。左轉灣，看見左邊，沒有一个，大頭石頭的，廟的院子當中有，一个，很着面，罐，兩面，罐，兩個道，那補破布，衲。士坐，在左邊階上，在那裏穿草繩子，那破布褲，在那裏搓草繩子，那些衫和破布褲，在那裏搓草繩子。

草繩都搓得粗的。他們出了呂祖
 廟，向左走不多遠，就是一個山坡。那
 山坡上都鋪着石子。一個山腳下有一個鋪子，裏
 小鋪子，賣香，蠟燭，和銀錢；那鋪子，順着
 的桌子，椅子，板凳，都是破的。他們順着山坡，走到了一
 直跑到靈隱寺去遊那羅漢堂，那羅漢堂裏前有五
 五百尊羅漢。每一個羅漢前面，前有五百百
 一个香爐。有五百尊羅漢，就抱在西湖裏遊了五天。
 灵隱韜光，天竺，孤山，南高峰，北高峰，
 和幾處最有名的地方，都遊到了，仍舊坐滬杭火車回上海。那姓何的

和姓胡的滿打算第二天同到無錫
去誰知第二天早爲霧大很了，
滬甯火車誤了鐘點，到得太晚。他們
兩個人到第三天纔走。聽說他們在
無錫耽擱幾天，還要到蕪湖去哩！

〔厶ㄨ〕〔厶ㄨㄛ〕〔ㄩㄨ〕和〔ㄩㄡ〕

請你把所有的洋錢和鈔票都數
一數，數過了再把牠鎖在箱子裏。
那個樣子的鎖，通上海就數牠最
好；所以我買了兩把來。
蘇漱霞素來不漱口，也不懂得甚麼
叫做數學。簡直不知道數目。
俞瑣雲那個人，於中國的樂器，真

是無所不精。吹喇叭，吹噴呐，那是此地數一數二的。

我還有點瑣碎的事情得去辦一辦，所以只好告辭先走了！

[午ㄨㄢˋ] 和 [ㄓㄨㄢˋ]

坐在那邊雅座裏那個帶玳瑁邊眼鏡的，是我們學校裏一個助教。

[I][T]兩系的字的區別

(浙江全省,江蘇的蘇,松,太,常舊屬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I]和[TI]

奚先生創造的那種機器,靈便極了!那上頭所有的零件,都可以拆卸。

無論遷移到甚麼地方,攜帶都很便利的。

這部書要這樣做起來,纔有系統,有系統纔能教人容易明白。證書上或填畢業,或填肄業,這裏頭稍微有點兒關係。

這個課本和那個課本大同小異。

隨便用那一本都可以。沒甚麼開繫。

[一ㄠ] 和 [ㄉㄧㄠ]

我 上 个 星 期 和 姚 紹 先 媽 兒 去
 反 游 西 湖 雇 了 一 隻 畫 舶 慢 慢 的 摺 摺 碗
 到 逍 遙 樓， 倆 人 上 岸 進 去， 吃 了 一 一
 看 麵， 先 要 了 一 碗 鮮 江 瑤 柱， 拏 來 下
 酒。 非 常 有 味。 有 一 个 占 卦 的， 手 裹 托
 着 一 个 木 頭 盒 子， 金 盒 子 裹 豐 聖 着 媽
 粉 板， 畫 着 六 交， 只 管 在 逍 遙 樓 上
 樓 下 來 回 的 串， 也 沒 有 一 个 人 請 教
 他。

星期 日 反 又 叫「日曜日」。 各 學 校 都
 不 上 課。

沒有 一 個 孩子 到我們學校邊那
 一个池子 裏去 池水 裏的魚 看見 他
 手裏擊着半個燒餅，都躍起欲試的
 想搶了去。那孩子正看高興，不
 提防學校裏跑出一隻黑狗，直奔到
 他身邊，在他腿上咬了嘴。他嚇了
 一跳，差點兒沒掉下池去。狗咬藥敷
 地方後來爛了，找了好種藥敷了。
 了都無效。

[| 廿] [T | ㄤ] [| 马] 和 [T | 马]

閨	子	衍	的	續	絃	顏	女	士	幽	閒	貞	靜
賢	惠	得	了	不	得	米	鹽	瑣	屑	閨	衍	簡
直	用	不	着	過	問	並	且	家	裏	還	有	一

豔妻他儘可，以享受現成的福了。
 誰知他眼界，界太高，野心不死，過不
 一年，又出去遊了。可見得紅顏薄命。
 我前天限定，一個朋友家，吃了飯。
 不一品鍋刻着延年益壽，四不鐘樣那
 文，剛一端上桌子，希賢就嫌那樣。
 菜顏色不好；顏季吃了，一犧牲，牠
 太鹹，他說：「這准是沿江的私步。
 隊擎著私鹽了。」在幾座客，你一
 言，我一語，說了許多的閒話，弄的
 人面子上很下不去。還是趙炎林圓
 通些，敷衍了幾句，才把這事過去。

了。

[| ɿ] [| ɿ] 和 [t | ɿ]

第	二	營	營	長	邢	杏	雲	營	營
長	步	瀛	瀛	戶	直	隸	人	戶	是
臺	縣	的,	殷	步	瀛	戶	井	陞	寅
算	他	們	倆	最	投	機	殷	步	杏
引	薦	來	的,	起	初	在	他	營	雲
天	和	邢	營	長	賭	博	天	贏	天
工	夫	就	升	到	營	長	真	錢	年
去	年	有	一	天	晚	上,	第	的	得
見	營	門	口	有	一	个	人	裏	記
迹	可	疑,	就	犯	他	擊	住,	那	兵
前	殷	營	長	問	他	送	到	到	看

做甚麼？那人言語支吾：先是來說是來捉
 螢火蟲的，後來說是來看瑩地的，
 一會兒又說是來捉蒼蠅的。殷步瀛
 聽他越說越不對，知道他是假裝著
 有神經病的樣子。就叫左右用刑。
 知用了半天刑，要問出他的實話
 來，還是不行

不加聲母合口呼的濁聲字和加
〔匚〕母開合兩呼的濁聲字及加
〔ㄏ〕母合口呼濁聲字的區別

(浙江全省,江蘇的蘇,松,太,常舊屬
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ㄨ]和[ㄏㄨ]

那^{ㄉㄢ}个^{ㄉㄤ}湖^{ㄏㄨ}北^{ㄉㄢ}客^{ㄉㄢ}人^{ㄉㄢ}—吳^ㄨ慶^{ㄉㄢ}瑚^{ㄏㄨ}—畫^{ㄏㄨ}的^{ㄉㄢ}
那^{ㄉㄢ}兩^{ㄉㄢ}張^{ㄉㄢ}葫^{ㄏㄨ}蘆^{ㄉㄢ}和^{ㄉㄢ}茶^{ㄏㄨ}壺^{ㄉㄢ}並^{ㄉㄢ}不^{ㄉㄢ}好^{ㄉㄢ}.你^{ㄉㄢ}怎^{ㄉㄢ}麼^{ㄉㄢ}
模^{ㄇㄠ}糊^{ㄇㄠ}糊^{ㄏㄨ}抱^{ㄇㄠ}牠^{ㄏㄨ}糊^{ㄇㄠ}在^{ㄏㄨ}窗^{ㄇㄠ}子^{ㄏㄨ}上^{ㄏㄨ}了^{ㄏㄨ}?
你^ㄩ在^ㄩ家^ㄩ好^ㄩ生^ㄩ看^ㄩ護^ㄩ孩^ㄩ子^ㄩ,照^ㄩ應^ㄩ門^ㄩ戶^ㄩ.
切^{ㄔㄝ}莫^{ㄔㄝ}誤^{ㄔㄝ}事^{ㄔㄝ}!我^{ㄔㄝ}到^{ㄔㄝ}滬^{ㄏㄨ}甯^{ㄏㄨ}火^{ㄏㄨ}車^{ㄏㄨ}站^{ㄏㄨ}去^{ㄏㄨ}送^{ㄏㄨ}个^{ㄏㄨ}
朋^{ㄊㄻ}友^{ㄊㄻ}.

[ㄨ]和[匚ㄨ]

從薰湖來的那個符玉美,愛研究
靈學:甚麼「畫辰州符」咧,「扶乩」咧,他

都會點兒。

你務必要擊定主意,不要附和他
 們。我們的事務所附近有好幾個豆
 腐店。

前天大霧,那隻船走到燕臺附近,
 直拉汽笛,不敢前進。

那班人只享權利,不盡義務:真是
 腐敗不堪!

[ㄨㄟ] [ㄈㄨㄟ] [ㄨㄞ] 和 [ㄈㄨㄞ]

無爲縣那個李無爲住在同堂
 斜對過我到他家裏去過幾回。他住

的屋裏挂著一幅帷幕。那一帷幕上是每
 繡的迴文萬字。那一帷幕都是爲每
 花，草，樹木。還有一條迴廊。那一廊李
 天回回家事，就沒在那廊上徘徊。
 的名字雖是，叫無爲，實他那個人。
 行爲不成，不正，簡直無所不爲！
 昨天是海上匯劃莊上的人，開同千
 樂會，場是借的匯中旅館，有章，航，
 个坐位，來賓之中，有魏，慧叔，芬，周，
 衛惠人，魏韓如，章緯仁，衛緯仁，渭
 賓這些偉人，外人也。不序少真算
 得這極一時之盛，會場秩也。很好，
 沒沒有破壞規矩的。

外人不盡是壞人，偉人裏頭倒有
 許多壞人。

國音字彙，國音字典這一類的書
 因爲都是一要到外國去的，所以外
 觀不能太壞了。

[ㄨㄟ]和[ㄞ]

這幅薔薇畫得惟妙惟肖。是合肥
 周介微畫的一向靠賣畫過
 日子從前畫得好，每月收的微
 乎其微。我在瀘縣的時候，曾經看
 過他。那个人生得肥頭大耳。專愛
 肥豬肉。也不生得肥豬。肉裏最
 多。他的是肥管。肥絶。不恭。維要

人家來恭維他，頗有「惟我獨尊」的氣概。那個姓費的對於這件事的情節，未曾不透澈。他是特意一味的敷衍。

[□馬]和[ㄨ馬]

范介凡說昨天在師範學校裏吃晚飯的人，差不多有一萬。

[ㄨ馬]和[ㄏㄨ馬]

他在那裏玩連環棍。

這種丸藥不對，請你趕緊擎去還他。

那個大公司招牌上雖寫着寰球貨品，然而貨物總不能完全。

玩具鋪裏買來的東西，那裏還能

退換。

[ㄨㄣ]和[ㄈㄨㄣ]

山西汾州聞玉文有一座墳在
河南閩鄉縣聞玉文今年春天特
到閩鄉去上墳聽說他行禮之後還
讀祭文，焚祭文呢。

你聞聞這不酒看！這纔是真正的是
汾酒呢。

那不店裏的規矩紊亂極了。多分
是沒人間事，沒人負責任。

這張月份牌畫得不錯，請你去問
問看，要賣多少錢！

[ㄨㄤ]和[ㄈㄨㄤ]

封了王還想做皇帝。人心是沒有
不知足的！

王嘯篁在黃州城隍廟左近開了
一个店裝飾得非常富麗。那些都
雕了些鳳凰。就是挂的字畫，也都裝
潢得極其精美。

[ㄨㄤ]和[ㄩㄤ]

京兆房山縣有一家姓房的。房頭
很多。房屋也不少。一五草房都有。
一房家有不時常到各村莊去演
講亡國後的痛苦。大家都要在當時
提防着，不要忘記。

濁聲字屬於[⟨⟨X⟩⟩][⟨⟨X⟩⟩]兩音的字的區別

(浙江全省,江蘇的蘇,松,太,常舊屬各縣,長沙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此地是「米珠薪桂」,怪不得鱸魚賣得這麼貴。

前天有六七个潰兵闖進那個鋪子,把箱子和錢櫃通通打開,把所有的衣服銀錢都搶了去不算,還要姦淫那掌櫃的妻子,那掌櫃的跪倒求,那些潰兵只是不理;你想想看!那掌櫃的多羞愧啊!多恨啊!

請你叫銅匠把這個櫃的抽屜上

打一个葵花式的銅片，再釘一个銅
環在那上頭。

蔣撲一星期六晚上到昇平歌舞
臺去看戲。看的是玉連環後本和葵
花配前本。聽說今天做玉夔龍，明天
做鐘馗嫁妹。和李達尋母戲都不錯。

[ㄠ]韻濁聲字加[ㄓ][ㄔ][ㄕ][ㄕ]

各聲母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都是上海同音的字。浙江全省及江蘇全省除江甯,徐州,海州舊屬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趙	州	曹	詠	韶	曹	州	趙	立	朝	肇	慶	邵
兆	和	紹	興	晁	文	召	這	四	個	人	曾	經
在	安	徽	巢	縣	同	過	學	有	一	天	在	上
偶	然	碰	見	就	一	同	到	各	種	製	造	廠
參	觀	到	了	造	肥	皂	造	牙	粉	造	火	柴
紙	造	洋	傘	…	那	些	工	廠	外	看	得	仔
細	到	了	舊	歷	八	月	十	八	他	又	一	塊
兒	到	海	甯	去	看	潮	又	到	杭	州	遊	海

潮寺，又到普陀山看去看潮音洞。晁文
 召一个人先由甯波回紹興。那三个
 人仍舊回到上海過了幾天，曹詠韶
 才動身回趙州，趙立朝也動身回曹
 州。就是邵祥兆有職業在上海一時
 不回肇慶。

[ㄅ] 韻濁聲字加[ㄅㄧ][ㄆㄧ][ㄅㄩ]

[ㄆㄩ] 各母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松江,上海,寶山,蘇州,吳江,都是同音。江蘇全省—除江甯,徐州,海州,舊屬各縣—浙江全省
皖南都應當特別注意)

我 前 年 在 泉 州 問 錢 借 了 一
千 錄 錢, 三 年 前 在 龍 泉 還 間 沈 潛 石
借 了 兩 千 錄 錢, 至 今 還 沒 完 全 還 清。
此 外 欠 別 人 的, 也 還 有 好 幾 千 哩!
那 个 孩 子 看 見 吃 的 東 西, 就 鑊 得
要 流 口 涎。他 時 常 問 他 母 親 要 錢 買
東 西 吃。他 母 親 就 給 他 錢, 全 然 不 怪

他。至（注）於他買了甚麼吃，也全然不問：

這實在是養成孩子的惡習慣。

我剛才扔了一個錢到那泉水裏。

那個錢在泉水裏旋轉了一陣，就捲入旋渦，看不見了。

[尤] 韻濁聲字加 [下] [ㄔ] [尸] [ㄓ]

[ㄓㄨ] [ㄔㄨ] [ㄔㄨㄣ] 各母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 上海 松江 寶山 幾乎完全同音。江蘇全省一除江甯, 徐州, 海州舊屬各縣—浙江全省, 徽州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常	州	嚴	水	長	的	丈	人	姓	常	是	長	沙
人	在	常	德	開	了	一	个	鋪	子	水	長	就
他	丈	入	的	鋪	子	裏	管	帳	養	家	活	口,全
仗	著	他	丈	人	倒	也	徯	祥	自	得	那	常老
故	頭	見	叫	他	女	婿	給	他	訪	一	根	好
其	實	他	去	已	經	有	了	他	訪	一	根	榜
好	後	來	訪	到	一	根	榜	杖	還	不	及	那舊

沒有的可是他時常用牠那舊有的，不
知怎麼就遺失了：這真是戶不得償失。

請你樓上坐！我有家藏的，幾十年

的「狀元紅」，請你嘗嘗。

那個廟裏的和尚，早也撞鐘，晚也
撞鐘。那大殿後面有個藏經樓。藏經
樓上藏着藏經。藏經是從西藏請來
的。

我們倆何不在西藏路上合租一幢
房子？我住樓上，你住樓上，那都隨便。
西藏路到狀元坊不遠，上電車也近
便。

常家用的那不長工，抱積聚的工

錢時常藏來去。我昨天看見他從
 牀底下一隻箱子裏擎出來，又放到
 一隻匣子裏，擎鎖鎖好，擎報紙包好，
 又藏到牀頂上去了。

[出][戶][日][尸廿][日廿]五音入聲字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是上海完全同音的。浙江全省，及江蘇全省除江甯，徐州，海州舊屬各縣，廣東，廣西，福建，武昌，沙市，徽州各縣，江西大半部分都應當特別注意)

一到十月裏，日頭無論怎麼大，也不會熱了。

今天日頭太大，天氣熱極了！你看！那隻狗伏在石頭上吐着舌頭，喘个不

蔡蟄龍這十天的收入，實在不少，

足夠他半年的衣食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實在是
衛生的好法子。

石秋實 有十幾个姪兒，非但一衣食，
住三樣是他的書，讀書，學買賣，學買賣，
學手藝，也是他的學，從前各色東西，
在便宜，少幾倍，可是石秋實，在邊
行辦事，也得不很，多錢；要培養他，
這許多少姪兒，這那他，十個姪兒，
如今好！他那第

十一个姪兒愛研究食譜;第十二个
 姪兒精於貨殖,做買賣老不^會折本;
 第十三个姪兒心靈巧,最^會收拾。
 東西若^有甚麼^東西折了,他^會想^法
 子抱牠接上;若是^破了他^就會^抱牠^實
 補好。就是^第十四个姪兒,人很^老實
 還有點兒大舌頭。

[ㄌㄧ][ㄋㄧ][ㄔㄧ]三系的字的區別

(南京,淮安,安慶,桐城,廬江,長沙,沙市,漢口都應當特別注意)

[ㄌㄧ][ㄋㄧ]和[ㄔㄧ]

那個籬笆腳下周圍的泥都鬆了
 牛拉着犁走,把田裏的泥弄鬆動
 了,才好撒種子。

離這裏四五里路,有個萬梨庵。是
 不尼姑庵。那個庵四圍的梨樹,總有
 一萬株左右。都是萬梨庵裏從前的
 尼姑種的梨花開的時候,尼姑往往
 邀請人家太太,小姍們去賞玩。
 你從裏頭出來,我從外頭進去;我

看見你，你就招呼你，你看着我，可不理我，倒說我不懂禮。你請大家評評看：

是你有理，是我有理？

求名求利，是我最膩煩的。

你一會兒見和他一起膩，一會兒和他

正言厲色的：那他怎麼服你？

你儘管利利羅羅的說，不要拘泥！

這栗子，只要用兩手一捏，

就裂開了。

列位！要知道這段書並不是做書

的捏造出來的。

[ㄌㄧㄤ] 和 [ㄏㄧㄤ]

廖蓼汀 那麼強健一個人，竟會尿

閉死^了:這是萬料不到的。

剛才走過去那個姑娘，嬪嬪嬌嬌，
好看得^了也^了不得。
那隻鳥的羽毛，美^麗得^了不得；叫
起來也^{好聽}得^了不得。

[ㄌㄧㄡ]和[ㄈㄧㄡ]

老劉有兩隻老牛，一隻小牛；他抱
兩隻老牛都賣了，只留了那一隻小
牛。

在那裏摘石榴的那個孩子，天天
到這裏來放牛。他脖子上長着一个
大瘤。你瞧！多累贅吓！
那個女子腰細得真同楊柳一樣

走起來扭扭捏捏，姿態好極了！

柳藤編的提籃上有幾個紐子，也是攀柳藤編的。

鍤先生昨天看見柳家那個小姐，招呼了一聲。那柳小姐就忸怩得不得了。

[ㄉㄧㄤ] [ㄔㄧㄤ] [ㄧㄤ] 和 [ㄩㄤ]

這幾年連年的水災，旱災，兵災，閹不不了。百姓真是苦到極點了！

年簾鄉家送來的年禮：有大鰱魚，有豬油，玫瑰，年糕，有糖蓮子，還做有幾樣別的東西。那年糕是糯米，很軟，很黏。

那人3男在染坊裏做夥計，不知犯了甚麼事，教東家攢出來了；現在都沒臉見人了。

我們點个紙擦照他的臉，看有疹子沒有？

年彥雲試驗了好幾次。英文總念得不對，就是拳術練得很熟。

這塊硯臺是嚴農送給我的，背面上刻着「鍊雲」兩個篆字。

凡是練習的功課，教習改好了，總覺得擊來念熟纔好。

這條表鏈奉送給你。東西雖不值錢，不過請你留下着，也可以算個紀念。

（女四品）

伍練溪待我很厚，我是念念不忘。

[ㄌㄧㄣ] [ㄉㄧㄣ] [ㄌㄧㄥ] 和 [ㄎㄧㄥ]

浙江有不甯海縣，還有不臨海縣，

都離甯波不遠。

無論甚麼事，甯可早些預備好了，

免得臨渴掘井：您說是不^是？

我甯可吃菱，不願意吃檸檬。因爲檸檬酸得很，菱之中算嘉興南湖的

圓角菱頂嫩，頂有味。

我在甯波的時候，有^个鄰人叫凌

雪林他對我說，他到過南甯，江甯，濟

甯，醴陵，零陵走過臨淮關，甯武關，住

過銅陵縣，臨海縣，江陵縣，臨清縣，遊

過明孝陵，和北京那些陵寢。

他把零星物件，另外擋在一間屋
子裏破的爛的都老堆着。從來不肯
給人家：那個人真是鄙吝不堪！

佞入比客人更壞。

[ㄅㄧㄤ]和[ㄅㄧㄤ]

梁夫人帶着娘子軍掙鼓助戰。這
樣的女英雄是很難得的。

天氣涼快了他娘正在他身

材，打算給他做夾襖哩。

她娘家量食很多：有高粱米，可以
做高粱酒；有糯米，可以做娘各

糧食都ㄉㄩ有ㄔㄨ他ㄊㄚ時常ㄊㄤㄈㄤ到娘家ㄉㄞㄐㄞ去糧來ㄉㄢㄉㄢ吃ㄔ。

那不是ㄉㄢ个良家ㄌㄢ子弟ㄊㄟ,你家ㄉㄞ小姐ㄉㄢ和ㄏㄢ

他做朋友ㄉㄢ,可要上當ㄉㄤㄈㄤ。

那座山腳下的泉水ㄉㄢ,看著明亮ㄉㄢ,敲着也怪清涼ㄉㄢ的,擎來釀酒ㄉㄢ,諒必很好ㄉㄢ。

你去養兩輛車ㄉㄢ,載牠兩大桶ㄉㄢ來,先晾一晾再擎來釀酒ㄉㄢ。

[ㄅ][ㄆ]兩系開合兩呼的字的區別

(南京,淮安,安慶,桐城,廬江,長沙,沙市,漢口都應當特別注意)

[ㄅㄨ]和[ㄆㄨ]

那個姓盧的是奴隸性質。
 今天有滷雞,滷鴨,滷肉,都是在魯
 美和家買的。這滷煮豆腐也做不得,不
 錯。你得努力加餐。今天晚上還要請
 你吃打滷麵呢。
 你趁這時候年輕,總得努力向學!
 古話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還有一層:做事切不可鹵莽。
 「弩」這樣兵器,如今只有一個姓魯

的會造。

花旦之中，從前數路三寶最好。喜

怒哀樂描摹得神情畢肖。

路安州那個女人和先原來

是露水夫妻怪不得她忽喜忽怒的，

不像个正經做人家的樣子。

路先生打發底下人到六馬路去

買杏仁露和金銀花露，那人記

錯了，買了些批把露回來。路先生就

「怒髮衝冠」的埋怨了他一頓。

[ㄉㄚ] [ㄉㄚ] 和 [ㄉㄞ]

你把那把胡琴先擎來給我拉！等

我拉一會兒，你再擎去拉。

你昨天把我那把提琴，拉過之後，
擎到那裏去了？你要趕快擎來，我要拉
呢！

蘇先生納了一個妾，住在外邊。一
年到頭，不回家去。他媳婦找上門來，
他簡直[閉門不納]；這種手段，也未
免太辣了。

[辣]字若抱[東]字擋在左邊，末了就
寫一撇一點，不用寫一捺；若抱[東]字
擋在右邊，末了就必须寫一捺了。

[ㄉㄢ]和[ㄉㄢ]

你把那衣服搓撈搓撈，再擏到那
隻大籮裏！

請你抱那抱椅子子挪過來，給打鑼。

的坐！抱這張卓子挪到那邊去！

羅家有個女孩子，長得婀娜可愛，

名字就叫阿娜。聽說昨天晚上教土

匪擄去了。要擊五千塊錢，纔能贖得

回來哩。

這個篩籬擎來篩糯米粉還嫌粗

了一點兒。你把那個細篩羅擎來篩

一篩罷！

這一筐籬糯米粉極極了！

羅兩春那個懦弱無能，簡直是

一个懦夫。

那類人是「唯唯諾諾」的。並且看見

人家快樂，他們也快樂。看見人家憂愁，他們也憂愁。

[ㄉㄢ] 和 [ㄉㄢ]

賴家下个月要娶兒媳婦。這個人情我實在擎不出，沒奈何止可以賴了。

這都是乃祖，乃父傳下來的東西。你們做子孫的應該好好的保存着。怎麼可以擎來亂賣呢？

他把這件事教我辦，我本不耐煩。他還要放賴。教我怎麼忍得住？

[ㄉㄤ] 和 [ㄉㄤ]

請你把屋子裏那對鏡取來給我！

勞 駕！勞 駕！

你 打 孩 子 怎 麼 老 愛 打 頭？打 頭 要
 傷 腦。傷 了 腦 學 善 麼 都 不 成，老 來 就
 更 要 吃 苦。我 說 這 話，你 老 人 家 可 不
 要 憶。這 個 老 頭 子 老 愛 吃 雞 腦，鴨 腦，

豬 腦，魚 腦。

他 這 副 瑪 瑙 鐲，還 是 他 老 子 小 時

候 帶 過 的。

一 个 人 老 了，腦 力 就 衰 了，可 是 那
 个 人 雖 然 年 老，而 腦 筋 老 不 衰。

那 班 人 得 着 许 多 犒 勞，還 嫌 少。現
 在 在 外 面 吵 鬧。

督 軍，省 長 都 親 自 出 去 郊 勞，那 些

兵士非常高興。現在那裡。酒鬧裏正在現在那裡。

[ㄅㄅ] 和 [ㄆㄆ]

一隻胳膊上挂這麼大籃子，不是難，若挂上兩隻籃子那就難得很。

花中要算蘭花香，最清幽。男人愛蘭花，女人愛蘭花，明天這兒。要開一個蘭花會，難免沒有壞人進來。二門口得裝一個蘭干，沒入場券的，不問男，女，得攔阻他，不讓他進來。藍琴南生長南京，可是東南西北，到過的地方，很不少；甚麼濟南，河南，

湖南，雲南，越南，南昌，南陽，南匯，南翔，
 南甯，蘭州，蘭溪，蘭田，南海，錫蘭島，蘇
 格蘭，愛爾蘭，南洋羣島，南美州，這些
 地方，他都遊歷過。

一個人懶不得。懶了甚麼事都難。
 你看！他們都弄得這麼焦頭爛額
 了，求你來救苦救難罷！
 他無論甚麼書，都是讀得滾瓜爛熟。這種尋常的問題，是難不倒他的。

[ㄉㄨㄣ] [ㄌㄨㄣ] 和 [ㄌㄥ]

論語二十篇，大半說的是倫理學。
 那裏頭現今適宜的，單能夠領悟不行，總要能夠照着做纔好。

這 三 個 一 輪盤，邊上淨是楞角。那些楞角是叫做「齒」。

那些和尚大家輪着念榜嚴經。

我那个三棱玻璃，這次在輪船上遺失了。

他聽見我那番議論，怔了半天：到底皮嫩。

我那底下人怔頭怔腦的，並且臉皮嫩。今天早晨我和他說：「老藕是嫩的好吃，老的好不好吃。你怎麼買些老藕來啊？」他把臉一紅，就怔在那兒了。

[一][一廿]兩韻入聲字的區別

(浙江全省，除溫洲舊屬各縣。江蘇全省，除江甯，徐州，海州舊屬各縣，廬州舊屬各縣，) 廣東全省。

[一]和[一廿]

一 人 擊 出 一 塊 錢，看 着 似 乎 有
限 得 很，可 是 集 脇 可 以 成 裳。

那 位 葉 捱 芬 先 生 善 於 誘 拨 獎 勸
真 能 教 學 生 得 着 益 處。

江 浙 兩 省 一 大 部 分 的 人，往 往 擊
「叶」字 當 做「葉」字 的 俗 寫：這 是 他 們「叶」
「葉」不 分 的 緣 故。

「代」字 和「葉」字 不 同 韻，這 兩 不 音 就

不能叶。

聽說從前那些劍俠，簡直的身輕似葉，可以乘風而到東，忽而到西。

又好像長着一翼一樣。

我想把易經第十一貞先譯成英文，再譯成德文。譯好了請先生替我看一看：有譯的不對的地方，替我改正改正。不行不行。

葉協和人極聰明，可惜不肯研究學問，專好博奕。

兒女英雄傳上那個十三妹，姓何，名字叫玉鳳，那個女子亦是英雄，真教人欽佩，愛慕！

〔ㄩㄧ〕和〔ㄩㄧㄝ〕

那 个 孩 子 擊 著 一 枝 筆 去 追 那 个
 龍，龍 起 初 不 理 他。後 來 教 他 逼 得 沒
 法 了，就 咬 著 那 枝 筆，死 也 不 放
 北 京 人 不 知 道 龍 是 好 吃 的 東 西；
 有 幾 处 地 方 請 起 客 來，卻 把 龍 嚥 做
 必 不 可 少 的 菜。
 碧 螺 春 那 種 茶 葉，別 有 風 味。我 很，
 愛 欽 牀。
 鼻 子 能 夠 分 別 香 臭。
 你 別 擊 花 紫 到 鼻 子 邊 去 聞；恐 怕 帕
 花 裏 有 極 細 的 蟲 要 到 鼻 子 裏 去。

〔ㄩㄧ〕和〔ㄩㄧㄝ〕

忽然從側面僻巷衝出一匹棗駒，大漢提着刀，大喊一聲，彷彿半空中中了一個霹靂，那大漢止步，把刀輕輕的就撇了。那匪首的頭劈成兩半了。

[ㄩㄧ]和[ㄩㄧㄝ]

聽說那些匪人，聚到了七八千人，在汨羅江邊，秘密行動。一時要想法撲滅，是很不容易的事。

你因爲他富貴的人說起話來，甜的和蜜似的是他。他說他不覓謠：你這不是誣饏他嗎？

[ㄩㄧ]和[ㄩㄧㄝ]

他 的 嫡 親 的 哥 哥，昨 天 跌 了 一 交，
 跌 倒 在 一 棵 樹 底 下；那 樹 上 的 雨 水
 滴 下 來，滴 得 他 身 稀 濕。
荻 港 有 不 狄 潼 犹 濼，笛 子 吹 得 非 常
 之 好。我 和 他 多 年 放 不 見。上 月 在 疊
 雲 樓 敲 茶，偶 然 遇 見。若 不 是 他 先 招
 呼 我，竟 是 面 不 相 識 了。
 我 房 裏 桌 子 上 有 一 碟 子，還 有
 一 枝 笛 子，你 抱 那 碟 子 移 到 捲 箫 子
 那 个 地 方！再 抱 那 笛 子 擊 來 給 我！
 前 天 傍 晚，我 們 裏 打 發 了 一 个 敵
 人 到 街 上 去，知 道 做 謀 呢。
 人 擊 住 了，還 把 他 硬 硬 地 敲 住。

胡濬凡剛才唱的是胡迪罵閻羅。
現在唱的是蝴蝶盃。

〔去一〕和〔去一廿〕

我有個同學，叫田惕庵。他喜好碑帖，遇着好的就買。那个人個儻不羣。辦起事來，可是鐵面無私；可又真能體貼人情，從來不吹毛求疵的胡挑剔人。

曹倜儒無心踢着貼牆的那不
鐵椿，把脚踢得生疼的。

〔ㄌㄧ〕和〔ㄌㄧ廿〕

如今的年歷，月歷，日歷，都是陽歷和陰歷並列的。

那怕銅牆鐵壁，也要拳打腳踢。

有一個打獵的擎着獵槍，帶着一隻獵狗，在一棵大栗樹底下躲雨。猛然間一聲霹靂，把那棵栗樹打裂了。那打獵的和那獵狗也都立刻被打死了。

一個人總得盡力向學，可是不跟着益處，腦子還要受傷。

我在溧陽的時候，和黎笠漁同過事，他那个人學問很好，就是欠點兒閱歷，性情激烈一些。

沒分積學生的級一年現在就剝現有。其餘都算好了。

盤詰受盤到那道關口，一急答不出來。

拾收齊古汲那個開的新街祥吉得雅致清潔，很。

上晚一天揭把開，都子揭把到游擊等了。去到已經盜強狗那些趕來，那信着得隊經哩。他破案還沒今至了蹤影了；是沒了。

急人子呂家裏如今拮據得很，所以不得了。

葛杰人想做一个豪傑，卻竭力去
學那桀紂的行爲：這不是錯極了嗎？

〔ㄅㄧ〕和〔ㄅㄧㄝ〕

那個人性情剛直，對於有權勢的人，毫不畏怯。自古迄今，也算得個少有的。他此番挈帶着妻子一走路，求乞到這裏。昨天有些問起他的歷史，他就傾筐倒篋的都說了出來。其中有幾件事，真是可泣可歌！

〔ㄉㄧ〕和〔ㄉㄧㄝ〕

你別忙！吸袋菸歇會兒再走！

〔ㄉㄧ〕和〔ㄉㄧㄝ〕

萬績甫今天要到，我即刻就要到

火車站去接他。

這兩個人的性質大不相同：一個是隨随便便，不拘形迹；一個是專講禮節，不肯疎忽一點兒。

你每天抱可以以節省的錢，節省一下來。積少成多，也能成一筆款子，擎來辦一件正經事。

那個學生平日的積分很少，又接連着請了幾回假；因此這次大考的成績很不好。

那個地方素來貧瘠，加著現在正處青黃不接的時候，所以格外不安靖。

人的脊椎骨一共有三十三節。

今天是秋天節街上鯽魚加倍的貴；

因為家家過節，都要吃鯽魚。

[ㄔㄧ]和[ㄔㄧㄝ]

這個姓戚的有一個親戚，娶了七
个妾。他那第七个妾是福人，最愛
買她福州的漆器。有一天晚上來了
七个竊賊，把那姓戚的第一個妾的
屋子裏一切的漆器、銅器、錫器，和細
軟的物件，都偷得乾淨。

[ㄔㄧ][ㄔㄧㄝ][ㄔㄧㄝ]和[ㄔㄧㄝ]

薛息廬有信來，說他那裏的雪，深
得正齊膝蓋；四圍的雪景非常之好。

可惜我沒工夫去看!

薛錫卿那人長像很好,皮膚也成術。不和他正毫不體恤人;我簡直和他交談。

他父親雖是患泄瀉死的,倒得着三百塊錢的卹金;這可就算得政府的格外體恤了。

席先生那位世兄,真是敏捷的了。不得居然能即席賦詩。去年七夕,我親眼見他做了七首詩,絕妙。是擎「七夕」做題目的,不過一盞茶工夫就做成了。做的並且絕妙。大家看了沒

人不拍案叫絕。

你說的這一席話和本題是截然兩事。我絕端的不成！

席捷安無論做甚麼東西，老愛鈔襲別人的：這種習慣，未免不好。

這篇東西，只要抱牠截長補短，也不至於絕不能用。

我們準備今天晚上前去襲擊前山。得前山，就可以截斷敵兵回山去的。道路：這是個絕妙的計策。

[フ] [虫] [虫X] 三系的字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是上海，寶山，嘉定，太倉，湖州完全同音的。江蘇全省，一除江甯，徐州，海州，舊屬各縣一浙，閩，粵，桂全省，贛，湘，鄂大半部分，山東的濟甯，以及皖南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フ] [虫] 和 [虫X]

朱紫芝最愛梔子花，紫薇花，紫荊花，和靈芝草。他不愛吃豬肉，可是豬身上的都愛吃。甚麼豬肚，豬肝，豬心，豬肺，豬腰，豬腸，豬舌，天天買來，或是炒着吃，或是煨着吃，或是燉了吃，或

戶是滷了吃他還愛吃芝麻醬所_以他很不本年生珠發了。
 膾上很滋潤舉動姿勢也
 好他起初販賣和砂臘資幾年，生珠發了。
 大可是他鑄錙銖較持了。
 意漸漸的發達後來竟開了。
 寶店珍珠一年比一年貴，他因此發了。
 了大財如今居然大資本家了。
 諸位知道支念茲這個人嗎？他不
 戶浙江諸暨縣有名的人嗎？可
 惜他那兒見子天資極高，就
 太弱近來是面黃肌瘦，肚子
 肢很細，簡直成蔭了。
 諸翁霄雖是那紙廠的主任，可是

因爲年紀大了，資格也老了，一切的
 戶事都不擊主，意都讓他兒子正芳作
 主正芳是，不細對。對
 於製造紙張，也極經驗。諸耆胥間
 或高興，就挂杖桿到紙廠去，一看
 趟他牙齒全掉，嘴也癟了；無論甚
 麻東西都，要煮得稀爛了，才能吃。
 這種「注音字母」，是民國二年讀音統一會全體公製的。這「注音」和「直
 音字母」來注漢字的，比「反切」和「直
 音」便利，得多。學這注音字母發音，
 音，拼音，那樣，這麼大的家，有讀音，「語音」，「音」，都盡力
 就可以一以致；所

的推進行這「注音字母」。

人有智愚，分漢字。是愚人，能學這。
學這會的，得。字，由教，可也。
注音字母，去認識。漢夫，字，不學來，表
以自修，就。漢工，去學漢母，母來，發
要緊，就。擊注音字，以使。士，們學
意思，和傳達。軍隊，也。教兵，得。
駐紮，此地的。軍隊，也。教兵，得。
注音字母，至少得。三學，個月。
智先生，是。著名，說家。他著書。
的小說，都是。首尾，一氣貫注。描寫盡致。
社會上種種狀態，都說得淋漓。

實在是至好的文學。

智先生如今位置高了，就一昧的恣情聲色。非但抱著作業，置之毫無度外，就是家庭，社會一切不注意了。

這本字帖裝裱得精緻極了！咳！可惜這邊上教蠹魚蛀了一條！

[ㄔ] [彳] 和 [彳乂]

那不癡丫頭，非但辨妍媸，不辨瑕疵，就連雌雄都辨不出來；你是要問她甚麼話，她老不回答，老是嗤嗤的笑：你說癡不癡？

褚先生前天在此地演講「國恥」，

講得非常之透徹。並且此人齒牙清潔，連此地的人都是個字聽得懂得。
這一个人就是處在極窮困的地位，廉恥也不能不顧。

[ㄔ][彳][尸][彳ㄨ][尸ㄨ]和[口ㄨ]

遲先生在那裏主持那些善事，攻擊人，他的，這些事除這外，另維持人。
業，不是好極了嗎？誰還知遲先生，戶事，這爲了這，
他如今要辭職了。攻擊這，這爲了這，
都說他辦得好，殊不知遲先生，與其他，
了遲先生，別人尤其不行。我，
件事，躊躇了好幾天。我看請他，
舉人，還不如挽留遲先生，請他，
維持遲先生，是

大概不至於堅辭罷！

這一戶廚是粗蠶器，那一戶廚是細蠶器。遲幾天等我找着了鑰匙，擎出來給你看。

我每天下午四時五時在總在遲公祠左近那不池子邊散步，除非真有要緊的事，才不去。

[卫][厃][虫][尸][虫乂]和[尸乂]

你那不孩子自己不會照顧自己。似事事要人照應；字也認你不要嫌他呆到遲滯！橫豎他歲數小。最好把他也送到兩戶別墅隔壁那不幼稚園去住。

年在幼稚園裏，又學認字，又學做事情。自的圍有字，可以不要。反說難賣真呆滯買常的非面市來近人家錯了認錯自己近他視看清楚，是嗎？

甚麼花蒂，種樹咧，都學着。又治四還孩還好。那還好。

由事有規則，可以養成很遠，還別墅，還好。

性質那樣，幼稚園離菜市，還別墅，還好。

都樹木，左近有個好極了！你遠遠的意，還好。

一古寺風景，好極了！你遠遠的意，還好。

住財藏室的樓上，遠遠的主，還好。

看見街市，你依我這不笑嗎？

再自以爲是了。

做！

那不柱子上挂着的那兩根雉雞
翎，是時嗣昌自己去買來的。

[厃][尸][尸乂]和[尸乂入]
那本絲線釘的書，是一本詩。
我從前是先讀詩經，後讀書經；他
是先讀書經，後讀詩經。

這段書的思想，還不如這首詩，不
思想高。我寧可讀這首詩，這段書。

我有四個朋友：一個姓施，一個姓
史，一個姓舒，一個姓師。這個人姓
天，一個塊兒到先施公司去買東西。
施买的買了幾本閒書；姓師

不象牙梳子，四打絲巾；姓史的買了
 四不熱水瓶，四瓶藍墨水，四瓶紅墨
 水，四瓶藍墨水；姓舒的買了四雙雕
 繩，四條絲帶子，四和子，四不牙雕
 來的獅子——公獅子，母獅子，小獅子，
 都有。一還買了一枝自來水筆。
 那姓施的昨天和姓舒的比賽網球，姓
 施的輸了。一家氣得把書都撕碎了。
 讓我們四個人來試一試。放肆！放
 肆！請諸君恕罪！
 有——一个姓史的和一个姓水的同
 校讀書，很好。姓史的愛吃玉蜀黍。

姓水的，愛吃黍米飯。每年放暑假，歷史，
 他們倆總在一處住，始而研究駕駛術，並且練習游泳。
 後來又研究駕駛術，並到海家。
 他們矢志要做一個航海家。
 年暑假期內，有一天寒暑表高了三度，
 百多度，姓史的受了暑熱，病了三四天，拉不出屎，竟會死！可惜！
泗州衛成司令舒世忠，天高自已最惡，要况可憐！
 驄馬，只講究威風，和擴充氣概，最同胞，何況可憐！
 力大，沒有不可，許多人無辜，同罪。
 這是殺道「王老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不衛司令！這

[ㄩㄧㄙ] [ㄩㄧㄤ] 兩音的字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上海，蘇州，松江，嘉興，湖州說話時都同作開口呼[ㄩ]音。浙江全省，一除杭州—江蘇全省，一除南京—北京，東三省，北數省，徽州廬州都應當特別注意)

這條街上沒有人家，淨是店鋪；那
條街上，人家倒不少！
從前在大街上，往往看見遊街示
衆的罪犯，披着枷，帶着鎖；那是教大
家看了不敢犯法的意思。
賈寶玉是一個假設的名字。「賈」
字就作「假」字解。

究 究竟 究竟 好 樣 子 子 真 真的，甚 甚麼 樣
 子 就 是 假 的：請 賈 先 生 解 釋 《給 我 聽
 聽！

那 男 家 住 在 在 界 上。這 些 嫁 媚 裝 得
 駕 着 車 派 人 押 過 去，介 紹 人 去 不
 去 沒 有 關 繫。聽 說 那 新 郎 嘴 好，戒
 了 幾 次 都 戒 不 掉；學 界 裏 的 人 都 看
 不 起 他。說 話 做 事，沒 一 樣 不 尴 尬。可
 還 愛 擺 个 窮 架 子。這 位 小 姐 嫁 給 這
 麼 一 个 人，將 來 也 是 鷹 尷 得 很！

[ㄈㄨㄚ] [ㄊㄧㄚ] 兩音的字的區別

(江蘇的蘇松太常舊屬各縣，南通，浙江的嘉湖甯紹台溫舊屬各縣，徽州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畫蘭花若是畫得不好，就像个『葷菜炒蝦仁』。」

「蝦米炒金花菜，黃花菜炒蝦圓，蝦皮炒腰花，像這麼樣的吃法，我簡直沒聽人說過。」

「昨天買了四對龍蝦，花錢不多；今天花了許多錢，倒只買了四斤小蝦。」
 「戲臺上出來許多蝦兵蟹將，打得五花八門的，倒還有個看頭！」

夏門有個姓華的，住高樓。大
 廈冬天天不很冷，夏天也很熱。他家
 藏書畫和好觀瓦極多。華先生自
 已也寫得好，畫得好。有一忽然有
 个姓夏的來拜望他。底下人把名片
 擊進去，華先生就說請那姓夏的進
 來。原來這個姓夏的是陝西華陰縣
 人。這次是初到廈門。一下船，就到華
 府，是特地來看書畫和好觀瓦的。
 這華家裏面外，上上下下，總有時
 百十多口。華先生有時住在樓上，有時
 住樓下：真是舒服！

[ㄦ] [ㄧㄢ] 兩韻的字的區別

(浙江的嘉湖甯紹台溫處舊屬各縣,江蘇的蘇松太常舊屬各縣,和徽州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ㄤㄦ] [ㄊㄧㄢ] 和 [ㄊㄧㄢ]

孩 子 多 半 愛 吃 甜 的, 不 愛 吃 鹹 的。
 你 看 這 不 孩 子, 跺 着 鞋 子, 嘴 裏 腳
 着 一 大 塊 冰 糖。他 老 不 讓 嘴 裏 閒 着。
 我 沒 那 閒 工 夫 給 那 些 孩 子 去 穿
 鞋 穿 鞍 子。
 胡 亥 藪 的 腐 空 實 在 有 限。他 這 回
 被 監 禁 起 來, 是 教 仇 家 陷 害 的。

[ㄤㄦ] 和 [ㄧㄢ]

你請減了。這篇文章做得太長了，你請減掉些要改得簡而賅纔好。
 簡監督從前也該過一兩萬的家戶是產，如今弄得景況這樣難：這奸人陷害的他悔恨從前不該得那個人，可是已經晚了！
 這不驗不大好，改天我到店裏去揀兩個塊好的來給你看。
 我那副鋪蓋，是間接借給簡先生的。

有一個太太鹽，扮做乞丐，躲在山澗邊，晚上連蓋的東西都沒有！
 綱鑑我只讀過一遍，不得記得。

不大概。

這條山澗灌溉的田地，也不在少處。

[ㄤㄤ]和[ㄑㄧㄢ]

那一盒鉛粉，一打開就撒了一地。
這一箱鉛筆，已經打開看過了。請
你把那一箱鉛筆也打開！看看怎麼
樣？

我因為要往北方去，身上穿的羊
皮袍子，恐怕不能夠暖和，求他把舊
坎袍子借給我穿了去；他竟慨然允
許送給我了。這種人多慷慨啊！
像這類[慷慨的]句子，不要嵌在這

好 ^{X4} 一 ^{Y1} 一 ^{Y1} 一 ^{Y1} 篇 文 章 裏 頭。

[兀ㄩ]和[ㄧㄩ]

這 ^ㄓ 个 ^ㄔ 艾 ^ㄤ 顏 ^ㄤ 色 ^ㄤ 都 ^ㄤ 變 ^ㄤ 白 ^ㄤ 了 ^ㄤ, 一 ^ㄤ 定 ^ㄤ 是 ^ㄤ 多

年 ^ㄤ 的 ^ㄤ 陳 ^ㄤ 艾 ^ㄤ.

顏艾伯 是眼高手低:他畫的那副用得
山巖,筆法倒還蒼勁,就是顏色順眼。
呆板一點兒;所以看著不大順眼。
我看他近來對我的情形,彷彿嫌
我礙眼,於他不便;其實我又不
着他甚麼事。

[ㄩ] [ㄨㄩ] 兩韻屬於舌頭，舌葉，舌齒三阻的字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蘇州和上海幾乎完全同音。江蘇——除徐州各縣——浙閩粵贛湘各省及湖北一部分都應當特別注意)

[去ㄩ] [去ㄨㄩ] 和 [ㄩㄨㄩ]

高**搏**霄住**在**湘潭多年。長的**一**個
大團臉。因爲酒量極大，人家都叫他
「酒罐子」。昨天我送給他**一**把團扇，
兩罐紹興酒。他都收下**了**。

王佐**斷臂**這**戲**，只有**譚****鑫****培****唱**
起來沒一段不好。別人都差遠**了**。他

兒子譚培唱這路那還夠不上。

這個地方也有清流急湍，也有茂林修竹。風景的好，簡直不讓蘭亭。我實在貪看的捨不得走了。

[山馬] [卫马] [山义马] 和 [卫义马]

詹公興瓢瓦行門口，有一个占卦的專占大六壬課頭上留着頭髮，綰綰了一個髻。插着一枝山玉簪，板桌上鋪了一條舊氈毯。「正其衣冠，尊其瞻視」裝出那種「專門名家」的樣子，實在教人好笑。到了沒過問的時時候，他託着課盤，到茶坊肆鑽，鑽去的門生意。

我昨天晚上聽見詹子展轉反着？
 的一夜不知爲着甚麼睡事得點！我
 請你抱那個燈頭轉得高一點！我
 手顫，不能轉。
 他佔據了那個地方，他部下的兵，
 整天在外頭轉。前天不知在那家搶
 了許多金剛鑽來。

[彳馬] [彳ㄨ馬] [ㄔ馬] 和 [ㄔㄨ馬]

那個甚麼參謀，是四川人，本來沒
 甚麼大志願，不過日圖三餐，夜圖一
 宿就算了。後來有幾個奸人，鈎串他。
 今天攢掇，明天攢掇，他纔動了篡奪
 的思想。有一天事情敗露了，那不參

謀穿著破衣服，打扮不花子，抱頭鼠竄，連蹣跚到樹林，背後後，每從此，天繞住，連氣都喘不過來，從這裏，每月，繞穿山過嶺，風餐露宿，足足兩個月，在到四川聽說他的體壞了，如今在
家裏走一步路，都要人扶攏。

[ㄔㄙ] [ㄅㄤ] [ㄝㄤ] [ㄔㄤ] 和 [ㄆㄤ]

我們停船的地正對着一個大廟。廟門口匾上寫着「普濟禪寺」。
停船，我們就上岸到那廟裏去遊玩。
那廟裏正傳戒，禪堂和和尚都住滿了。我們由禪堂遊到客堂，果然碰見一個大漢，同着女郎，正從

客堂裏出來。那大漢面赤，人教蛾眉蠶一舉比她蟾官打武女的。
 鬚臂粗如椽，拳大如盤，看見了人。鬚髮悚然，那女郎卻眉似蠶，一舉比她蟾官打武女的。
 毛髮如蟬翼，並不如纏足，天然秀美。一分把戶是細仔，一不分把戶是細仔。
 如動極其自然，我們的同伴，都是一分把戶是細仔。
 做做西子，貂蝉在看我起來。我過此，我仔仔，一不分把戶是細仔。
 裏的嬪娟，也並不設附的大漢傳授，拳相，似乎極重樣。
 聽，原來這禪寺裏，附的大漢傳授，拳相，似乎極重樣。
 傳習之所，這不虧，他特地請那長者，似乎極重樣。
 郎都，是他們特地請那長者，似乎極重樣。
 那不難纏，他的公人，果然，那女郎，似乎極重樣。
 不然，諾極好，相與。

子，總以爲是個情致，倒纏縣的，誰知倒不然，她有家傳的本領，倒是个極不好纏的。

去年往江西同船那人傳給我，
那個藥方有「蟬蛻」，有「蠶沙」，還有
「蟾酥」。

再善夫 只擅長寫篆字，刻圖章；不擅長做傳奇，做傳記。他愛聽喜愛，也歡唱的。習會唱幾句。受禪臺是他也舊有名士，一看着左是。
戲善夫 還沾染了這一種舊名士，一面看漢書，一面下酒，我是。
傳氣時 常常那一面吃着鯉魚，漢人說：「古書是。
鯉魚下 左傳。」

不加聲母的齊齒呼字和加[广]母或[日]母開口呼的字的區別

(浙江的嘉,湖,甯,紹,台,溫,處,江蘇的蘇,松,太,常,和安徽的徽州舊屬各縣都應當特別注意)

[一ㄠ]和[日ㄠ]

姚學堯那個小子,太要便宜:買十
不要餽兩個,買三個還要餽一個!

[一ㄞ][日ㄞ][一ㄥ]和[广一ㄥ]

我們剛才走,到迎賓館門口,迎面
走來的那人,我識他。他姓任號
叫吟舫,是鄞縣人,一鄞縣就是甯波。
任吟舫是銀匠出身,他打的銀器非

常的精緻！現在他自己開了個銀樓，就在江甯會館斜對過。他還通點兒文墨，專喜好吟風月。可算是世界中一個風雅人了！

[一尤][广一尤]和[曰尤]

楊仰之家住在隔壁。仰之天天買酒娘子吃。他娘子不肯讓。他多吃了。若教他去，梁讓渠事事不做不到。那他是更做不到了。

[彳][彳廿][彳乂]三系的入聲字的區別

(下列的粗體字，上海，松江，嘉興，湖州，太倉，幾乎完全同音。江蘇全省，一除江寧，徐州，海州，舊屬各縣——浙贛閩粵全省及皖南都應當特別注意的)

這條褲子做得太肥了。你先擊尺。
量一量，記準了尺寸，然後拆了重做。
這齣戲的情節，我看不透澈；坐
在這裏沒甚麼趣味。我出去走，等
一下一齣戲出場的時候再來。
他動輒擊我的肘，前天被他師父

知道了，把他申斥了一頓，要撞他出去。還是我給他講的情，才沒真撞出去。現在他都發怵見我的面了。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

“句本位”的

用“圖解法”的

這書是黎錦熙先生在北京師大等校一面講授討論，一面研究調查，經過了四年工夫才編成的，內容以句法組織為本位，並注重國語的特質。對於詞類的位置、單句的成分、複句的類別，都用圖解法一一表出。又詳舉助詞的實例，從聲韻上規定國語的口語法。又將標點符號案細加疏證，尤切實用。全書共分二十章，引論中將中學文法的教學法詳加說明。可稱文法書中特創的最新穎而有用的傑著。

全書一厚冊定價一元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黎錦熙先生編

國語學講義

一冊定價四角

必備之書。

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述國語之發
端及音韻詞類語法等。下編彙集近
今關於提倡國語之文件。為教育家

國音學講義

易作霖先生編

一冊定價四角

範教科用書。

用舊等韻學及萬國語音學會發音
學與注音字母比較同異。指示詳晰。
並採入最新議決各案。作中學及師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京音國音對照

國語詞典

一冊定價五角

此書採輯國語中的詞類，用京音國音對照注音，用語體解釋。為學習國語文者參考用書。現在各處主張國語文用聯詞的寫法，本書於此新趨勢上，功用甚大。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167)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初版

★(國語辨音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雜費)

編纂者 嚴 茲

芝

工

上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大連齊齊哈爾黑河
杭州廬州寧波蘇州西安南寧
上海無錫常熟江陰無錫
福州廈門廈門
廣州香港
潮州
成都
衡陽
長沙
貴陽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新嘉坡
雲南
昆明
瀘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